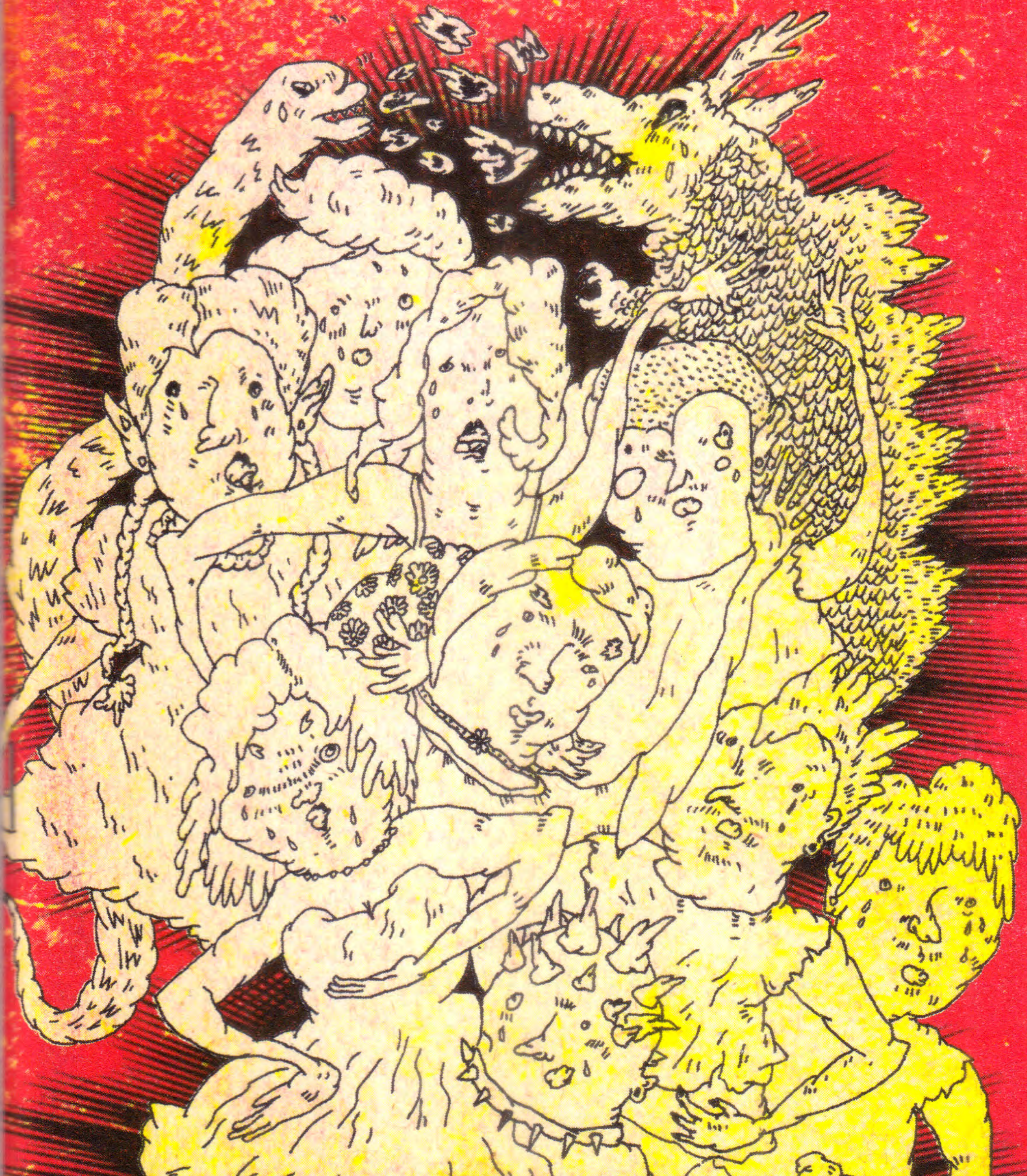
場景報告 貳



寫在前頭：

城市的黑夜總得有人**嘎嘎作響地搞事**

作者：陳韋綸

拖延半年多的時間，成員們終究是在繁忙的日常生活與團體活動的擠壓之中完成了《場景報告二》。相較於第一集對於亞洲各國文化、龐克與無政府主義運動場景的紀錄，今年的《場景報告》更聚焦在愁城對於去年(2018)籌辦活動與組織內部發展的報告與反思。

猶記前年(2017)的《場景報告》中，香港工廈住民、樂隊「意色樓」主唱梁穎禮講述了香港地下音樂場景的朋友們如何籌辦游擊派對。受到他們的啟發，去年四月起，愁城舉辦了兩場名為「噪音測試」的游擊派對。事後，我們以共筆方式回顧、檢討這段試圖挑戰公共空間使用權的經驗。

也是在去年，我們終於盼來了中國成軍超過二十年的朋克樂隊「生命之餅」。除了巡演行程以外，我們也在愁城空間舉辦了紀錄片《絕不鬆開我的拳頭》的放映與座談。趁著巡演結束的回程片刻，我訪問了樂隊主唱吳維，就創作理念、中國政治現實與龐克場景進行討論。吳維堅持著「知道了就不迴避」的精神，持續創作不輟，至今仍拒絕被釘入神龕。

去年底，有感於反迫遷抗爭停滯的大觀社區，與愁城共同籌辦了「夾縫中抵抗：大觀藝文季」。本次《場景報告二》中，我也撰文思考社運中音樂的作用、藝文工作者如何投入抗爭，以及以協助者角色參與社運的侷限。

自 2017 年愁城承租位於大直的空間起，我們希望空間能夠具備各種機能，例如辦活動、聚會、招待朋友、練團...，對於空間的想像不斷地刺激成員們盡其所能地利用這塊方寸之地。然而，回歸日常生活，卻是「整潔」這件事情，才讓我們實際了解成員們如何看待空間。愁城成員謝碩元與張云瀞的文章，紀錄了我們溝通與磨合的過程。

過去一年，我們協助來自各國的樂團朋友們來台巡演，並且持續舉辦各種座談、放映。愁城與這些樂手、小誌作者、紀錄片導演、自治空間經營者們進行了短暫但難得的經驗交流，《場景報告二》也收錄了這些吉光片羽。另外，愁城成員詹秉諺與謝碩元，分別訪問了國際友人與愁城成員，與他們暢談關於龐克的各種想法及實踐。

撰文當下，愁城空間已經邁入第三年。猶記第一集《場景報告》序言中指出了「回歸日常生活政治實踐」作為本誌的主軸。綜觀過去兩年，愁城成員們在定期的大會討論中、私下彼此的閒談，或是受邀分享經驗...等機緣下，試圖就團體目標與空間經營凝聚共識。眾人的七嘴八舌之下，討論總是在某個不經意的時刻超展開，此外成員也有各自的生涯規劃，迄今，或許仍難言明成員之間是否存在共同一致的目標，甚至對於組織運作也有不同的想像。例如有些成員傾向沒有團體邊界、一切事務自然發生的組織模式，也有成員渴望就團體路線達成明確的共識。

這或許就是愁城前進的某種狀態吧！成員們總是在互相擠壓的同時彼此妥協，然後繼續邁開步伐。進入第三年的愁城空間，也即將迎來房屋租約相關的各種問題，接下來的半年是關鍵時期，或許組織與空間都將出現某些變化。但是無論如何，城市的黑夜總得有人嘎嘎作響地搞事，愁城未來也將以藝文、音樂以及各種形式對這個百般無賴的社會表達抵抗。

P.1 | 把主辦者、樂團與觀眾放進大熔爐 **噪音測試** 游擊派對的回顧與檢討

大觀藝文祭 再深入一些：回顧與檢討 | P.13

生命之餅 **樂手日記** | P.19

生命之餅主唱吳維：生活在這裡，沒有辦法讓你不關心政治。 紀錄片映後座談 **絕不鬆開我的拳頭** | P.25

P.33 —— **我喜歡黑色幽默，但我現在很難寫出這種東西。** 訪「生命之餅主唱吳維」

訪問 ALKASILKA 主唱 YOU **做所有想做的事** V.S. 盡可能不做自己不想做的事 / P.39

P.45 愁城人物誌：石沛永 最有龐克精神的 **就是無政府**

愁城怎麼 **變乾淨的？** —— P.51

P.53 | 清潔得亮晶晶的 **然後迎接下一個髒亂**

我還是不懂為什麼會被訪問 P.55 | 樂團**失心瘋訪問**

2018 \ P.63 **愁城寫真**

場景報告㊁

編輯 EDITOR
宇文妤芸、謝碩元、陳韋綸

美術編輯 ART EDITOR
多莉、張云瀞、龐亮軒

封面繪圖 ARTWORK
卓庭孜

出版 PUBLISHER
愁城 Trapped Citizen

2019 年 8 月

把主辦者、樂團
與觀眾放進大熔爐

噪音測試

游擊派對的回顧與檢討

2018.10.19 | 共筆成員 張皓鈞、謝秉男、詹秉諺、鄧文昊、呂多莉、陳韋綸
紀錄暨提問 陳韋綸

前言

去年（2018）4 月，愁城臉書專頁上出現了一張沒有地點、演出者、名為「噪音測試－游擊派對」的活動海報。這場有意不申請許可的樂團與 DJ 演出，靈感來自於香港朋友們於公共或廢棄場址辦游擊活動，我們拖著發電機與器材至永福橋旁的草地，就緒之後便開始演出。起初，我們意圖挑戰雖然名為「公共」、實則隱然存在的「空間秩序」，事前對各種可能發生的制止、衝突或突發狀況進行沙盤推演，實際上，活動現場卻相當平順。第二場「噪音測試」，我們進入面臨迫遷威脅的大觀社區，除了樂隊演出，還有路邊辦桌、包檳榔遊戲、高唱反迫遷戰歌等各種活動。這也是愁城成立以來，首次與抗爭中的人民共同合作。

活動告一段落後，愁城成員以共筆方式回顧與檢討過去兩次的噪音測試，也試圖釐清思考未來游擊行動的形式與目標。

Q 最初舉辦游擊派對的想法是怎麼樣產生的？

皓鈞 一開始 Zamsee❶他們來的時候，聊到香港的游擊派對。大家研究他們的活動形式，他們的方式就是一個樂團找一個樂團，然後這個樂團再去找其他樂團。收入全部投資在器材上。透過表演募款，募 Hidden Agenda 的器材。所以也想用這樣的方式，幫愁城募一台發電機。

❶香港 34/F 聚落的居民，曾於前年愁城「鼓打背斯雷打鬼」活動中擔任 DJ 演出。

Q 有去過香港游擊派對的成員們，是否能夠說明他們活動的狀況？

皓鈞 看起來活動都在橋下舉辦，器材則是從九樓❷扛過去。

❷十多位朋友共同分擔租金的工廈九樓，舉辦音樂活動與派對，也在那裡生活、交誼。工業大廈曾因租金相對便宜以及較不容易因噪音與鄰居產生糾紛，成為許多樂團與藝術家的落腳處。不過 2010 年香港政府開始實施「活化工廈」政策，迫於租金壓力，許多工廈住民已紛紛遷出。

秉男 香港的 livehouse 很少，所以本來音樂活動就比較少，出去表演可能還要申請。我想到 2012 年「搖滾不容殺人政權」❸，那場就直接把搖滾樂需要的全套器材，包括爵士鼓、音箱、大型喇叭等等，就直接擺在立法會的門前，後來就覺得在街上辦表演也不是什麼太奇怪的事情。（相較於已經習慣要在 Livehouse 或是在音樂祭場地看演出）。另外，九樓成員們租工廈作為 band 房，所以也透過舉辦活動來分擔部分租金。

❸2010 年的「搖滾不容殺人政權」，是一場以 DIY 方式於香港前立法會外籌辦的街頭游擊演出。2009 年，建制派舉辦「紅色搖滾演場會」，一群樂團場景的成員拉起「搖滾不容殺人政權」的橫幅，前往現場抗議。

秉諺｜愁城有些成員，參與了「搖滾不容殺人政權」後受到衝擊，另外就是 2011 年廢核遊行的搖滾卡車與電音卡車❹。之後參加日本素人之亂「No Nukes No Border」的游擊演出活動，在卡車上面演出。這些活動對大家淺移默化。皓鈞與 Zamsee 的交談應該是觸媒，之前大家對游擊已經有想像，但是還沒有實行。

❹ 2011 年的廢核遊行，基於鼓勵音樂社群參與社會運動以及打造不同的社運場景，遊行主辦單位於遊行隊伍中安排了「搖滾」與「電音」卡車，邀請樂團及 DJ 上車演出。

皓鈞｜還有也是覺得「愁城鬧事」❺的規模比較耗費人力。如果能夠舉辦長期、小型的游擊，成本較低，負擔也不會那麼大。

❺「愁城鬧事」是愁城於 2017 年以「共力」(DIT) 精神舉辦的音樂演出活動，地點位於環音專業燈光音響公司的倉庫，是一場免費的跨國音樂派對。

Q 能否回顧第一場游擊派對前的討論內容？

皓鈞｜先討論地點、活動名稱與時間。活動名稱好像存在愁城的電腦，有些名字還蠻好笑的。

秉諺｜第二次討論則在愁城大會。花了比較久的時間討論宣傳方式。

秉男｜當時討論有兩個重點，第一個是宣傳方式。之前有個辦在樹林的廢墟電音趴，那場聽說很有趣，參加者都是透過私下邀請，當時覺得私下邀比較有神秘感，打算全部私下邀請，不公開宣傳，或者像大部分活動那樣直接宣傳。

第二個重點是游擊派對的持續性。一季或一年一次。後來決定是「先動再說」。做了一兩次之後，再來討論後續。最後是活動對外要用什麼名義。那時候決定說「募發電機」，但後來沒有這樣說。

皓鈞｜後來子瑄說要借我們。原本半路說要送我們，但是我們沒有拿。

韋綸｜地點的話，一開始就決定在公館的永福橋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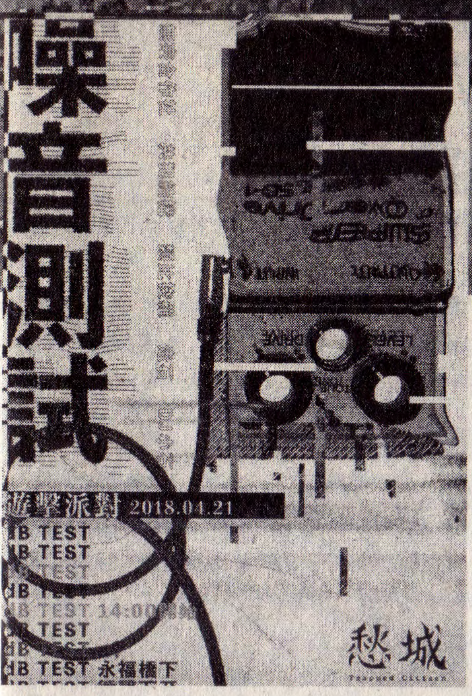
秉諺｜那時還提了大直橋，還有其他幾個河濱公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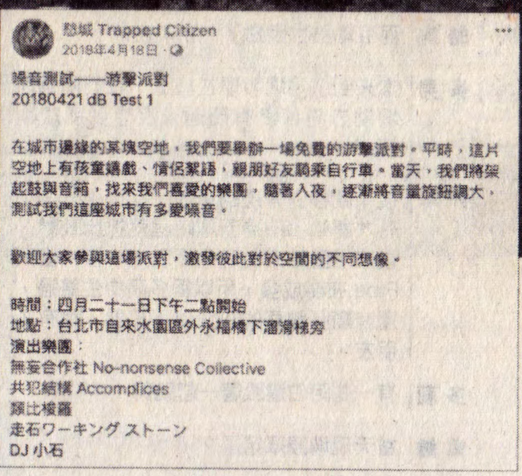
皓鈞｜重點都放在橋下，例如野青眾辦過活動的忠孝橋。

秉諺｜原因是東亞大笨蛋❻辦在永福橋下算是順利。當時想說第一次先讓活動順利為主要目的，還沒想到一些「麻煩」的地方。

❻ 2016 年愁城、四九、素人之亂與半路咖啡等團體於台北市永福橋下舉辦的游擊演出。

昊昊｜永福橋那個場地我們比較熟悉。




愁城 Trapped Citizen
2018年4月18日 ·

噪音測試——游擊派對
20180421 dB Test 1

在城市邊緣的某塊空地，我們要舉辦一場免費的游擊派對。平時，這片空地上有孩童嬉戲、情侶絮語，親朋好友騎乘自行車。當天，我們將架起鼓與音箱，找來我們喜愛的樂團，隨著入夜，逐漸將音量旋鈕調大，測試我們這座城市有多愛噪音。

歡迎大家參與這場派對，激發彼此對於空間的不同想像。

時間：四月二十一日下午二點開始
地點：台北市自來水園區外永福橋下溜滑梯旁
演出樂團：
無妄合作社 No-nonsense Collective
共犯結構 Accomplices
擬比棱羅
走石ワーキング ストーン
DJ 小石

第一場活動文字宣傳在我們群組公佈的時候，
有成員提出對活動的不同想像，

Q 游擊派對活動當初設想的主軸是什麼？
比如說邀請的演出對象？
或者是想要怎麼樣的活動主旨？

昊昊｜從比較熟的樂團開始找。因為比較願意承擔風險，例如活動臨時中斷。

秉男｜另外就是音樂的特色，是在簡陋的場合可以成立。例如我們不會去找非得在livehouse 演出才會好聽的樂團，但是在河邊就會變得很可怕。

皓鈞｜活動主軸的話，就像文宣提到的那樣：挑戰公共空間的使用權。

秉諺｜例如每逢中秋節或是節日在公園烤肉，以現有法條來說不算合法，但好像是很自然發生的事情。大家對於公共空間的利用，雖然沒有特別深入討論，但如果能用我們喜歡的方式去實驗，一定是很有趣的事情。

Q 特別是文字透露出來與都市空間之間的關係，是不是可以回顧當時的討論？

韋綸｜最後一句原本是「我們這座城市可以容忍多少噪音」，比較挑釁。不過丹青那時候覺得我們跟城市公共空間或市民的關係不是對立，所以改成了「測試我們這座城市有多愛噪音」。

秉諺｜我蠻認同丹青。這場活動有沒有對立或挑釁？或許有，但對象應該是「限制」或「體制」。一般市民則是我們想要拉在一起的群眾，越多人覺得游擊派對這件事情是理所當然越好。

韋綸｜寫的時候確實沒有想得很清楚。市民跟法規限制沒有細緻區分，把他們全歸在「城市」兩個字下面。丹青的提醒蠻有意義的。

皓鈞｜一開始我們時間延遲很久。

韋綸｜當天中午我去租了搬運器材的貨車，結果我不會開手排，等自排車等了很久。忘記週末應該先預訂的。

皓鈞｜而且地點也變動了。原本在橋下 ......

秉男｜當天到了現場發現在施工。我們兩週前場勘去看都沒有問題，沒想到那麼剛好。

皓鈞｜後來就移到旁邊的草地。延遲了一個小時才開始。不過原本時程就抓比較鬆，後來活動結束的時間跟表定一樣。當天 Pipe 在辦成發，所以很多高中生路過，還有騎腳踏車的阿北停下來看。還有小朋友。

多莉｜有一些阿伯還跟著一起跳舞。

韋綸｜當天現場觀眾氛圍？

昊昊｜蠻和平的，哈哈！

皓鈞｜都沒有人趕我們走，或者嫌我們吵。

昊昊｜融入了河濱公園。

秉諺｜整個氛圍是和樂融融，路人也覺得稀鬆平常。本來預期可能想說會有一點刺激、不確定性。

秉男｜也是因為這些不確定性，我們才相對去找熟的樂團。

秉諺｜當天的一切像是發生得理所當然。本來想說會有警察來趕，畢竟這是最常遇到的問題。或是有路人不開心叫我們停止。那天完全沒有發生。

韋綸｜活動前夕我們做了一次場勘，並且預演活動當天會發生的狀況。

皓鈞｜場勘那天我們去看有什麼樣的人會在永福橋下，然後可能有誰會來趕我們走。

昊昊｜場勘的時候，演奏音量從小開始慢慢調大。

秉諺｜從比較溫和的 Jam，到後來比較龐克。

韋綸｜第一次樂團團序也是照這個想法在排，所以共犯結構是最後一團，之前則是無妄合作社 ...，有點預設慢慢在夜深人少的時候把音量催大。

對樂團而言，現場演出的氛圍如何呢？

皓鈞｜應該說除了知道我們活動來的人，其他人好像不太知道我們活動的目標，所以他們只是很享受當下。少了一些衝突感。

秉男｜在河邊表演很舒服——如果不用前面的準備工作。對著漂亮的天空、水岸彈琴，很 Chill，旁邊還有一堆人在抓寶可夢。來的人也蠻多，跟原本想像的情況差了許多，但是還是蠻愉快的。但其實活動之前，大家忙著搬運器材，也有一些緊張。

秉諺｜以共犯結構而言，還是比較希望在刺激的地方哈哈。不過在戶外還是蠻爽的啦。

噪音測試 dB TEST1 的 TEST 與現場孩子互動 PEACE

Q 第二次游擊為什麼選擇在大觀社區舉辦？

皓鈞｜有一次（大觀自救會成員）鄭宇焱來（愁城）講述大觀議題，希望愁城能幫他們做什麼。所以我們那天開會討論到也許游擊派對可以辦在大觀。

秉諺｜我記得過程很順，當時因為想不到下次游擊要辦在哪兒，不知道是誰說：不然就辦在大觀，也蠻符合愁城某種調性，搞起來也不怪。
大觀那場只是第二次噪音測試，可是已經有路線的轉換。例如：宣傳方式第一次還希望保有神秘感，大觀那場完全公開，甚至舉辦抽獎活動，就是希望大家來。當時沒有人覺得要堅持哪種路線，如果噪音測試能讓更多人關注大觀，意義更大。

皓鈞｜在大觀社區辦噪音測試，後來把「游擊派對」四個字拿掉，因為它已經不是游擊派對了。

秉男｜當時鄭宇焱帶著一個很急的需求，我們也在討論下一次「噪音測試－游擊派對」要幹嘛。我記得小石說為什麼不去華山那邊辦或是人潮更多的地方之類的。但是大觀那裡有時間上的急迫性，而且我們也可以配合得上，所以各種巧合促成這次的活動。

秉諺｜講回活動本身初衷與主軸。單以形式而言或許不游擊了，但我認為還是連貫了某種，音樂不一定只侷限於某些地方的概念。

Q 第二次噪音測試現場狀況概述

皓鈞｜大觀希望活動與社區居民產生連結，所以大觀那裡提出的活動，比較多是配合居民的小活動，例如包檳榔、摸麻將、晚餐辦桌，九宮格活動等等，互動性比較高。

6月
23日
噪音測試 vol.2 X 大觀社區
公開・由愁城 Trapped Citizen 和大觀事件-Daguan Homeless主辦

✓ 參加 ▾ ···

2018年6月23日 星期六下午2:00 – 下午9:00
一年多前

大觀事件-Daguan Homeless
220 板橋區大觀路二段42巷2號

一如發聲的慾望無法只被侷限在正規與音樂的舞台，人民生存的意志也不會因為掩蓋在依法行政與所有權之下的政府打壓而退卻。我們依舊認為：每個人對於城市空間都有想像與使用的權利，國家機器與資本力量片面決定都市樣貌是我們堅決抗拒的。此次噪音測試游擊至大觀社區，邀請大家6月23日下午前來社區走繞、聆聽。

關於大觀社區：大觀社區前身為婦聯一村的福利中心，是生成於發展型國家下的非正式住居，居民在此生活長達六十年，憑藉著社區網絡提供的互助扶持，於此自力撐開了一張生存安全網。

大觀社區容納了政府長期所無能接納的大量政治移民、城鄉移民。而這樣承接弱勢群體的歷史聚落，如今卻為了要做綠地而被剷除與遺忘。大觀自救會從2016年開始抗爭，不停至各機關陳情抗議，至今面對的卻只有強制執行令的公文。

【活動流程】

2：00~4：00 社區導覽（欲參加者請至下方「社區導覽報名表」填寫登記）
4：00~5：30 樂團演出
5：30~6：30 與大觀居民共進晚餐
6：30~9：00 樂團＆DJ演出

【演出者】

DJ小石
才能有限公司 Talent You Shame Gongs
鑛鑛稱
夏生阿亮
約嗎？

＊社區導覽報名表：https://goo.gl/HnZoQ9

＊我們準備了合輯、徽章等贈品，要給分享活動訊息的朋友，數量有限，手腳要快喔！（請至活動現場領取，限前20名）

秉男 如果要講，可能不一定都要是樂團 full set 形式，DJ 也不錯，在街頭放音樂也蠻好玩。然後也不用帶那麼多器材，可能試著在比較危險、衝突的地方，主要看大家體力，有沒有心力來做。例如大馬路上、西門町或是人多的路口，有一點像是快閃。

秉諺 第一場之後，感覺大家多少有些空虛感，因為跟想像的有點不太一樣。如果問我，我會比較直接想說下一次是不是慢慢往具有危險性或是比較容易被警察趕的地方，大家想清楚的話，我是沒有問題的。

其實我有一點疑惑：「有趣」跟「音樂表演」這件事，還有「挑戰公權力與都市空間」，這三件事情並沒有互相違背。如果我們往危險一點的地方前進，為什麼不可以繼續是音樂表演？如果考量的點是因為比較容易快閃，或是比較容易失敗，或是需要投入大量器材或人力成本，我還可以理解。如果不是的話，我會納悶討論卡住的點在哪裡。

昊昊 我覺得一個是機動性。如果拿木吉他，其實要換位置都很方便。去西門町也很簡單。主要是我們現在演出還要接音箱什麼的，要 setting 很久。

秉諺 比如說我們今天只拿手提音箱，裝電池的那種，直接跑到西門町街口，其實就是街頭藝人，只是沒有申請。

昊昊 或是直接拿個大聲公在路上。

秉諺 如果是顧慮危險或太麻煩，我就可以理解。

昊昊 如果要往市中心去進攻的話，好像要想個機動性高一點的做法。我之前看 Rodeos[7]在日本搞，要怎麼走都很快，感覺很像在隨便一個路口。看影片聲音也還蠻不賴。如果這樣在西門町我覺得就可以。

[7] Rodeos 是一隻日本融合龐克、民謠、Ska 等風格的樂隊。其街頭演出可見影片：https://youtu.be/K0t8kAdD1QM。

皓鈞 我覺得綜合來講，器材上要從簡，不然會花太多時間搬運、租貨車，然後機動性也不高。然後跳電也是我們之前遇到的問題。人力的話，就是 PA 的工作時間會太長，所以活動時間可能不用那麼久。

昊昊 把它跟 livehouse 的差異性做得更大、更簡單、更機動。

勞務分工與酬勞分配

皓鈞 另外就是邀請樂團的部分。現在找的樂團比較是同溫層，如果再往外面找，可能成功率不大，因為車馬費的問題。

韋綸 第一場游擊派對的收入，來自酒水與愁城周邊商品，扣除成本大概剩 4 千多元。第二場大概也是 4 千多，主要來自自由樂捐與啤酒。目前工作人員中，唯一給付酬勞的是 PA。關於這部分，成員們有不同的意見。秉男覺得參加的樂團都應該要有 pay。

秉男 其實我的立基點很簡單。有提供勞務就應該要給報酬，不管分下來有多少錢，比較是一個心意。

不過「給樂團 pay」，回應的問題是音樂祭，但是我們又不是個音樂祭，後來想想有點說不通。後來覺得任何有付出勞力的都應該給 pay，不只是樂團。當然這是理想狀態，實際上是給不出來。

秉諺｜有付出勞動都應該得到報酬，我蠻同意的。這是最理想的狀態，平分是最理想的做法。但是對我而言，如果下一場無法達到有出勞務就有一定的報酬，不然就不辦，我不會堅持這個原則。

韋綸｜目前噪音測試都是免費。我們游擊活動之後要不要收費、有沒有辦法收費？收費之前有討論過，困難點在於不可能將演出場地圍起來。再者是游擊派對收費，我個人覺得蠻奇怪的。目前游擊派對的收入，頂多是自由樂捐與酒水販售，收入大概就是 3 千到 5 千。在這樣的狀態下，樂團與工作人員去分酬勞，我覺得意義不大。如果是籌個發電機以及其他器材，讓活動繼續辦下去，我覺得比較有意義，也比勞務分配的問題重要。游擊活動不是為了賺錢，或是讓大家靠這個活動賺錢。

秉諺｜重點是投入活動的每個人，無論是主辦、表演者，或是現場協助的觀眾，大家身份都一樣，放到噪音測試這個大鍋爐，應該是大家都想要製造這個場景。我覺得任何人，包括樂團，都不應比其他人特別。

如果這個酬勞真的重要，「工作人員」可以去做有勞務報酬的音樂活動或工作，樂團也是，可以去 livehouse 演出，或是有給 pay 的音樂祭。

秉男｜其實我覺得沒有那麼不可行，還是有辦法給 pay，可能要透過其他有賺錢的計畫來養這個東西。把愁城所有活動放在一起看，假如說不希望大家為了理想，無籌去做某些事情，可能就是辦多一些講座或其他活動，讓持續會燒錢的東西繼續辦下去，這樣比較可行。

以一個公司型態而言，一定有些項目比較賺錢，能讓公司生存，其他大部分可能就是嘗試或是不賺錢的項目。

秉諺｜我可以認同，但我覺得它是非必須。這樣做法的前提就是主辦方的責任比較大，它要去想這個、必須去籌這個錢。這就跟我剛剛想像「噪音測試是個大熔爐」，現場所有人做著不同事情，「實際上沒有誰比較重要」的想法不太一樣。

韋綸｜如果活動方向是每個樂團都要有酬勞，會不會變成每次活動都要賺到一定的金額？目前不想被這個困住。

秉諺｜果是某某 NGO 的卡車遊行，無論樂團或工作人員，我們是不是完全不會將酬勞納入考慮，甚至對方說沒錢，我們也不會多問，那為什麼那樣的狀況我們幾乎完全接受，在噪音測試上就要考慮這點。我個人覺得兩者的差別其實不大。

秉諺｜我想問韋綸，剛剛談到噪音測試未來可能的形式。你顧忌的也是機動性嗎？為什麼你會認為它不會是音樂演出？是否能夠講得具體一些？

韋綸｜當時討論的上下文應該是：有人提到拿著麥克風或音箱，就在那裡喊，完全噪音的方式，特別有衝突性。我在想如果到了那種程度，何不直接好好搞一場抗議？如果現場的干擾多到一定程度，那麼我們是要去聽音樂還是去抗爭？我疑惑的地方是如果沒有把活動目的講明白，不知道如何在那個場合做反應？

秉諺｜如果已經脫離音樂演出的形式太多，類似抗爭的樣子，那需要討論活動目的，我可以理解。但我覺得如果還是音樂演出，今天可以在草地，我也可以開卡車進去西門町，不應該有任何差異。

韋綸｜你想像的形式比較像是日本的 No Limit？

秉諺｜移動或是定點都可以。只是地點再「麻煩」一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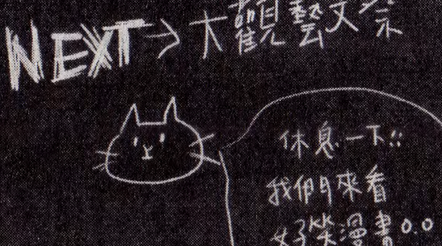
韋綸｜像 No Limit 當初搞搖滾卡車，有說為什麼要辦嗎？

秉諺 有。我們參加的那屆是說「世界反鎖國」。我覺得「奪回我們的街道」也是一個名目。我覺得甚至沒有名目，還是可以搞噪音測試，因為初衷就是：為什麼我不能在這邊這樣？今天還沒有真的進入國家禁區，只是西門町我們就有所顧忌，那我就會納悶為什麼一開始會想要「挑戰公共空間使用權」，我們就回到草地舉辦啊。但是回到草地的時候，大家又覺得沒有挑戰性。

皓鈞 日本的活動有申請路權。噪音測試時，我們有討論到是否要去申請，後來決定還是不要，才有挑戰公權力的感覺。但是危險性也變高。如果屆時器材被沒收怎麼辦。

韋綸 我當時卡住的點好像是如果到了西門町，沒有討論清楚為什麼要這樣做，當天行動起來似乎會有一些茫然。如果有一個討論過程，知道要做什麼，知道目標是要挑戰空間，我就覺得 OK。

秉諺 游擊派對目前暫停的原因，聽起來就是大家尚未將活動脈絡、想像與心得整理好，但不至於沒有共識到無法繼續。大家的想像有些部分蠻雷同的，而我們又是共議制，所以沒有輕易舉辦第三次噪音測試。



笑三小！
我…我…我…只是結巴啦！
哈哈哈哈…哈哈哈蝠太郎……
仿石頭巧克力的石頭們……
請問這件有我ㄉ size嗎？
有的 請跟我去試穿
好
結果……牠們……
就飛去四川了！

深入一些：回顧與檢討

大觀藝文季

作者：陳韋綸

去年（2018）12 月 15 日，
愁城與大觀自救會共同舉辦的
「夾縫中抵抗：大觀藝文季」，
在反迫遷抗爭仍在進行中的狀況下開幕了。
相較於「愁城鬧事」或是「噪音測試」等音樂相關活動，
這是愁城首次的「策展」經驗，
也是第一次與抗爭中的民眾及社運團體合作。
在沒有任何成員具備專業策展背景的情況下，
愁城與自救會成員一同摸石子過河，
以土砲的方式完成了這場活動。
參與的愁城成員們，在藝文季的籌備過程中，
思考藝文與音樂如何參與社會的問題，
本文即是試圖回顧並檢討愁城參與藝文季的經驗。

大觀社區：簡介

大觀社區位於板橋浮洲車站旁，
前身是婦聯一村福利中心。
在眷村經費不足的情況下，
二戰後隨國民黨政府大舉撤退的軍民家眷，
於眷村外自行搭建棚戶，
形成了所謂的**「非列管眷村」**。

形成至今已有 60 年歷史的大觀社區，居民除了**軍民家眷**，
還有 1970 年代**北上就業的城鄉移民**，以及**兩岸開放後的陸配**...。

2000 年，政府頒布「各機關經管國有公用被佔用不動產處理原則」，
以民事訴訟排除居民，主張居民侵佔國土，
挾「不當得利」迫遷。
2016 年起，居民開始組織抗爭，主張原地安置。
經歷兩年多的抗爭，退輔會仍然拒絕負起安置責任，
更在今年（2018）發出強拆通知。

大觀 X 愁城 噪音測試 VOL.2

去年（2017）四月起，愁城開始舉辦名為**「噪音測試」**的游擊演出。第一場活動之後，大觀自救會成員鄭宇焱表示，希望與愁城合作共同舉辦活動，**目的是將更多人捲入社區。**宇焱說明社區與抗爭的現況後，愁城成員們很快便提議，

將第二場噪音測試移師大觀。演出之前，愁城成員們也參與了社區導覽，進一步理解居民的處境。噪音測試是愁城與大觀自救會的首次合作。活動當天除了音樂演出，為了使觀眾與居民有更多互動，自救會也準備各種節目，例如包檳榔比賽、辦桌。最後在愁城成員小石放歌的時候，居民也與大家一起手舞足蹈，氣氛相當融洽。

WHY? 為什麼 WHY? 要舉辦藝文季?

去年十月，大觀自救會再次與愁城聯絡，邀請愁城於社區內的閒置空間舉辦展覽。

對於自救會而言，策展的理由有三：

「後來遇見愁城的一群朋友，他們想嘗試龐克如何跟社會結合，我們想為停滯不前的運動找尋出口，以及探問一個抗爭的社區可以做到什麼？」

——《待騰空的地上物：大觀社區·居民群像》誌

①

首先，根據自救會成員唐佐欣的說法，當時大觀抗爭已經經歷兩年，期間嘗試了各種行動方式，包括潑漆、佔領、記者會、圍堵政治人物...等等，然而，即使抗爭如此激烈，卻仍難以得到社會的關注。因此希望藉由舉辦展覽的方式，宣傳大觀議題。

展覽名稱「夾縫中抵抗」，是居民日常生活的寫照：**居民蝸居於被認定為「非法」的社區，頂著政府按日計算之不當得利的壓力過活。**此外，名稱也指出了藝文季當下，居民飽受迫遷壓力且抗爭仍是進行式的特殊情境。

內容方面，藝文季可分為靜態展覽與展覽期間的系列活動，例如座談、影展、音樂演出 ... 等。靜態展覽部分，包括居民物件館、抗爭與生活影像，此外並舉辦「版畫串聯 亞洲團結」特展，邀請了東京「A3BC」、印尼峇里島的「Denpasar Kolektif」以及台灣版畫小組，提供作品聲援抗爭中的大觀社區。

開幕當晚，昏黃而微弱的燈光下，配合樂團無妄合作社的歌曲，詩人蔣闊宇在社區轉角由棧板臨時搭建而成的舞台上緩緩唸出詩句；或者，氣候欠佳的第二週，仍有觀眾前來社區，觀賞亞洲各國的迫遷紀錄片；閉幕尾牙，居民與自救會成員共組「横榔樂隊」，唱出對自己別具意義的歌曲。經過籌備期間的馬不停蹄，為期半個月的展覽，便在上述與其他未及備載的吉光片羽中告一段落。

其次，由於新聞通常聚焦大觀抗爭的面相，一般民眾難以藉此窺見居民生活的真實樣貌，因此希望藉由展覽，彰顯大觀社區與居民底蘊深厚的歷史。

再者，抗爭日常庶務，舉凡寫新聞稿、經營社群網站 ... 等，對於居民有一定的門檻，因此也希望藉由展覽拉著居民共同參與。

對於愁城而言，起初應邀策劃展覽，
是基於「義氣相挺」的「協助」立場。
對於我個人而言，
則是希望愁城能在參與的過程中，
討論藝術 / 音樂與社會的關係，
以及藝文工作者如何參與抗爭議題，
希望藉此摸索並且更確立愁城作為
某種音樂 / 藝文集合體的價值觀。

為何文藝

如前所述，愁城參與藝文季的籌備，初衷是相挺與協助。不過，進一步思考「為什麼要做」以及策展經驗對於愁城的意義，我認為仍是必要的。以下，我試圖從愁城從事藝文季應該抱持的立場、對象、方法與目標，回應前面提到的問題。

立場

即便帶有某種程度的刻板印象，如同「學生」擅長「寫新聞稿」、「律師」提供「法律諮詢」，愁城成員們各自也有擅長的領域，無論是音樂、文字、設計、搞活動、做宣傳、架網站……。基於與底層民眾站在同一陣線的「團結」精神，我們應該利用自己的專長，協助大觀居民的反迫遷抗爭。

對象

對外，展覽對象是一般民眾，希望藉由藝術活動吸引他們踏入大觀，擴大理解並爭取支持。對內，我們則必須面對居民「為什麼辦展覽」以及「藝文季有什麼用」的疑問。

方法

正如唐佐欣曾經扼要指出「夾縫中抵抗：大觀藝文季」與美術館或藝文空間裡頭的藝術之間的區別：「我們搞我們自己的藝術，因為我們有自己的歷史，那是不被主流社會承認的歷史」。因為大部分愁城成員，對於當代藝術的表現手法都不是非常熟悉，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我們回歸共力及自己動手做的方式籌備展覽。

目標

社區導覽時，居民以自信的態度，侃侃而談個人生命故事，開幕晚會期間，居民稍微放鬆微笑的神情；閉幕尾牙上，居民組成的檳榔樂隊在觀眾面前，唱出自己喜愛的歌曲。若說藝文季期間，音樂與藝文究竟有什麼價值，大概就是鬆動了過去持續處於抗爭狀態的居民，並且透過音樂、展示抗爭之外個人日常的真實狀態。

檢討：

再深入一些⋯

實際上，策展工作繁多，時間卻相對有限，自救會＋愁城的８人團隊，每個人負擔的工作量其實不少。然而，有些特定工作，例如周邊商品、網路宣傳圖以及其他視覺相關設計，卻又因為僅有愁城成員多莉具備專業美術設計能力，因此在這方面負擔更多的責任。可以說，整個籌備期間，多莉是愁城最辛苦的成員了。

抱持某種奉獻心態或使命感的藝文工作者或樂團，初次加入社會抗爭的時候，往往會感到疲勞與倦怠。之所以造成這種情況，一部分是因為具備美術專長的成員本來就不多，相關工作勢必積累到少數幾個人的肩上；加上抗爭中的團體，通常帶著運動的急迫需求求助，雖然這是現實條件使然，但是如果缺乏一個能夠釐清藝文工作者於運動中如何自我實現，以及理解藝術與社會之間關係的討論過程，當他／她迅速被放入某種分工狀態下時，很多時刻個人的熱情便迅速在繁重的工作之中被消耗殆盡，使得類似的參與往往淪為一次性的經驗。

我認為從事抗爭的社運團體當然責無旁貸，必須思考這個問題，視藝文工作者為夥伴、培力、甚至是培養社會意識的對象，另外，也要盡可能地給予他們發揮的空間，讓他們能夠根據自己的經驗與技術，做出適合的判斷。畢竟，如果只是一昧地接受任務分派，無論是誰都會感到自己只是「工具人」，久了自然會彈性疲乏。

另一方面，藝文工作者（或說愁城）本身也必須意識到：只是基於「相挺」或「幫忙」投入社會運動是不夠的，隨著抗爭日後的持續，這樣的心態將阻礙我們進一步思考藝文參與社會的必要性即藝術不應只是個人的美學實踐，藝文工作者本身應與人民站在一起，並以自己的創作，暴露現實與喚醒意識，而我認為正是釐清這個問題，藝文工作者自己才能找到繼續參與的動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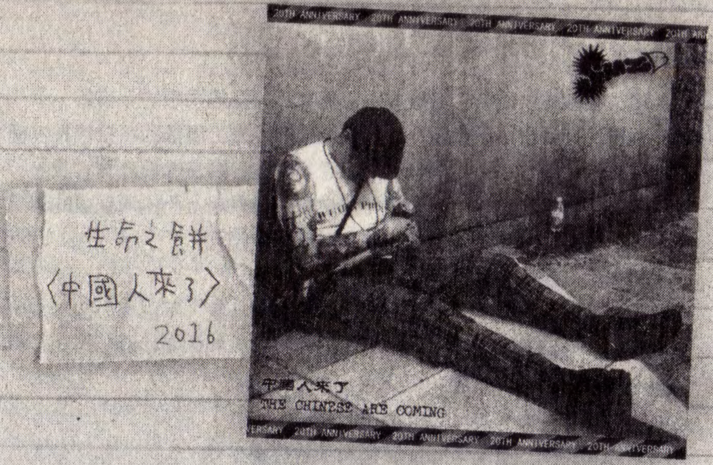
此外，若要打破藝術／音樂作為某種社運啦啦隊的定位，或是抗爭過程中被當作工具人的角色，並在抗爭裡頭從事具有深度意義的創作或藝文工作，「再深入一些」地踏入社區，我認為有其必要。平心而論，藝文季期間，愁城成員對於大觀社區的認識，除了一些閱讀資料，就是幾次的社區導覽，自然不如與居民一同抗爭的自救會成員那樣深入與細緻。因此，像是物件館與影像／照片館與展覽的構想，絕大部分是自救會提出，愁城成員仍是提供經驗、技術與勞力上的協助。理想的狀態應是：愁城成員對於大觀社區的抗爭與居民處境有了深刻的理解，以此認識為基礎，規劃或創作一系列的展覽內容與相關活動。未來，愁城如果有志持續拓展藝文參與社會的戰線，我想深入地「了解人熟悉人的工作」，是不可或缺的功課。

生命之餅 樂手日記

BY 張皓鈞

2018.6/25 6:00PM

人在北京的愁城成員王丹青傳了一封訊息，
說「生命之餅」的貝斯手老馬因故無法前來台灣，
問我能不能為這次生命之餅的台灣巡演代打。
由於需要飛往中國長沙練團，
但那陣子是共犯結構發片專場的前夕，時間迫在眉睫。
但是想到如果沒人彈的話，又會像前年「愁城鬧事」一樣，
無法在台灣看到生命之餅，於是考慮了不久，
便答應了代打一事。



幾天後，收到了表演歌單與歌曲檔案，
共 10 首歌、40 分鐘的 set，
第一件事便是把歌聽到爛掉。
於是每天騎車出門與回家的時候
都會把耳機戴上，
仔細去聽每個段落。
直到《北山湖紀事本末》專場巡迴結束後，
才開始拿起貝斯去抓每一首歌。

抓歌期的前幾天職業病犯，
拿起空白簡譜抓出〈Chinalism〉、
〈獻給陳懷民的歌〉、
〈For Friends & Beer〉三首歌，
但是想想覺得幫生命之餅彈貝斯跟
去做樂手是兩回事，
我應該把整首歌背到滾瓜爛熟
才對得起自己跟喜歡生命之餅的人。
於是還蠻認真的把每一顆音都抓得很仔細，
包括大小鼓的點去記熟。

7 月 26 日

搭上飛往長沙的中國航空班機，機上仍然不停播放同樣的十首歌，
直到厭倦了把耳機拔下想睡一會兒，結果聽見機上廣播即將抵達長沙機場。
下飛機後打開微信，看見吳老大的訊息，說他已經在機場外面等我。
跟他搭上計程車，開往住宿卸下行李之後，看見桌上已擺滿豐盛的菜餚。
一邊吃一邊與剛見面的吉他手煦別、鼓手屁股聊天，
也跟吳老大聊台灣的政治情況，
其他人便笑著說：吳老大這次來台灣別再多講什麼，不然小心回不來。
吃完飯後，煦別跟屁股可能覺得老吳不懂年輕人的休閒娛樂，
於是邀請我去煦別家續攤。
吳老大叮嚀我別玩太晚，隔天還要練團。
後來跟屁股聊到清晨，才知道原來他是做音響工程，
與他另一個團「最終選擇」的貝斯手劉超，
用了個名為「車庫制噪」的練團室。

車庫制躁練團室

7 月 27 日

斑鳩琴 / 節奏吉他手土豆從武漢趕來長沙，
我們抽了幾根煙聊了一下，
便動身前往車庫制噪練團。
到了練團室，看到超高級的器材，
屁股說只有他們願意買這麼好的器材放在團室
給大家練。
拿起貝斯調完 tone，見到風笛手唐老師走進來。
從我看完生命之餅紀錄片《絕不鬆開我的拳頭
》之後，便一直好奇這個人的一切。
唐老師開始組裝風笛調音，
要我們彈一個音給他對。
也許是還沒有熱身完，不小心吹了一個破音歪掉，
土豆跟煦別笑了一聲，那時覺得開始了解生命之餅每個人的相處模式。

7 月 28 日

一早起來頂著宿醉，跟吳老大搭車前往長沙機場。
在櫃台 check in 的時候差點因為簽證問題無法過關，
搞了好一段時間，甚至有人重買機票，終於趕上前往台灣的班機。
我到台灣的時候已經是晚上六點多，回家後便卸下行李前往愁城。
台灣的大家已經開啟某種喝酒開關。但是我已經在長沙玩壞掉，
便以茶代酒提早回家好好睡了一覺。

7 月 29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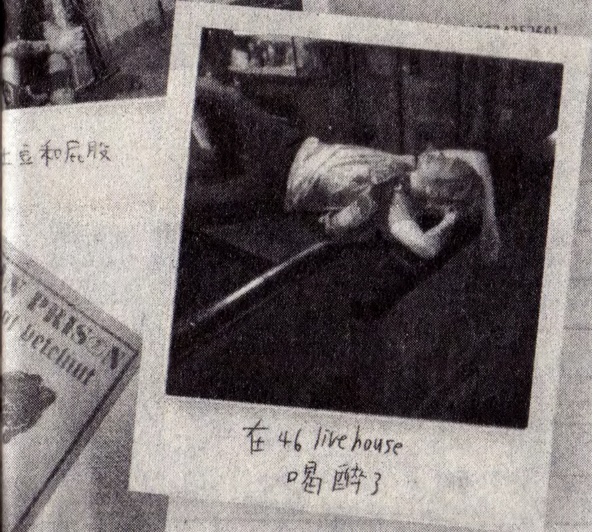
隔天一早，大夥集合後前往火車站，搭了前往貢寮海洋音樂祭的區間車。大家看起來前一晚都喝到挺晚，在塞滿人的區間車上試著補眠，但沒睡多久我們就抵達貢寮。

到了傍晚演出時間，台下約莫 40 多個人，一半是看過的朋友，一半是生面孔。

心裡想著：他們應該也跟我一樣期待這場演出吧？差別是我沒辦法在台下跟大家一起爽。

表演開始，唐老師風笛一下，〈Chinalism〉是首氣勢滂礡的開場曲。在長沙練團的時候，吳老大都在保養他的喉嚨，所以沒有全力唱。主歌一進來，我聽到吳老大的聲音一下就進入了狀況，這是生命之餅第一次在台灣的演出。

間奏時吳老大開始講話，當下覺得很感動。



我覺得龐克樂團很重要的是能跟台下的觀眾傳達想法，不論是在歌詞裡面或是表演中間的 talking。

晚上大家去了附近的一個熱炒店續攤，每個人杯子空了又滿、滿了又空，也許都在慶祝著生命之餅第一場演出、或是興奮著這些中國人總算是來了。

8月3日

第二站是台北場的 Pipe，演出前我跟煦別說這可能是台灣巡演最多人的一場了，當天台下塞了大概有 180 多人。

每個人都在唱著歌詞、衝撞，也不停有人從台上往下跳水。

我感覺到這場大家的演出狀態都被觀眾刺激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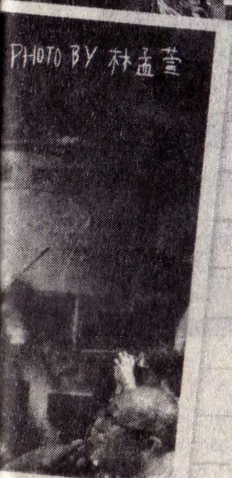
一場好的龐克演出，台上與台下的關係密不可分。

演出結束，大家都說今晚的演出特別爆，喝酒喝到非常晚還沒回旅館休息。

↑ 巡迴台北場 @PIPE　PHOTO BY 林孟萱

台灣巡迴 Banner →

ART BY DORY



8月4、5日

後面高雄與嘉義兩場，大家的狀態似乎越來越好，這讓我感到非常訝異。

演出的時候每個人進入了一個非常平穩又不失力道的情緒。

這點算是我這次代打一直偷偷觀察的一個重點：在巡演中如何保持體力與取得最佳狀態？吳老大看起來是每天一定要喝啤酒，但講這個大家都覺得是廢話，其實不然。

吳老大特愛喝 IPA 的啤酒，可是我不懂酒，只喝最便宜的青島或是台啤，所以也沒有特別跟吳老大請教；唐老師的話，就是習慣在演出後找一個最舒適的地方休息。

說來慚愧，這次愁城幫忙生命之餅訂的房間都沒有達到唐老師的標準；煦別在演出前一定要喝一杯威士忌，據說能幫助開嗓並且保持身體放鬆；土豆則是裡面最逆天、體力最無限的，可以從早到晚喝酒，有時候很晚睡卻可以很早起來。

也許因為他是裡面最年輕的，大概跟我差不多大；屁股則是在演出與練團時都戴著節拍器，

這點我在長沙練團時就詢問過他，他說節拍器能幫助他找回這首歌的感覺。由於這次是擔任貝斯手，我覺得鼓算是我表演中唯一最認真聽的樂器。屁股真的是一個很穩的鼓手，很多鼓手對了節拍器會像機器人沒有放入該有的情緒與 groove，但屁股在這方面真的無話可說。

巡演最後一場下台後我跟大家說：終於下班啦！
其實心裡是覺得有點空虛，
覺得這次生命之餅來台灣應該要有更多人看到。
隔天醒來吳老大發給我這次的演出費用，
其實我也沒有很想拿，巡演下來我學到的東西真的太多了。
於是跟吳老大說希望這份可以拿回去給老馬，
就當他來過台灣了。
雖然吳老大後來還是塞給我演出費，但我講完的那個當下，
好像有那麼百分之一秒的瞬間，感覺吳老大在哽咽。
現在回想起來，最遺憾的是我根本沒有在台下看過生命之餅。

也許之後會有一天，
我能跟大家一樣在台下看到完整的生命之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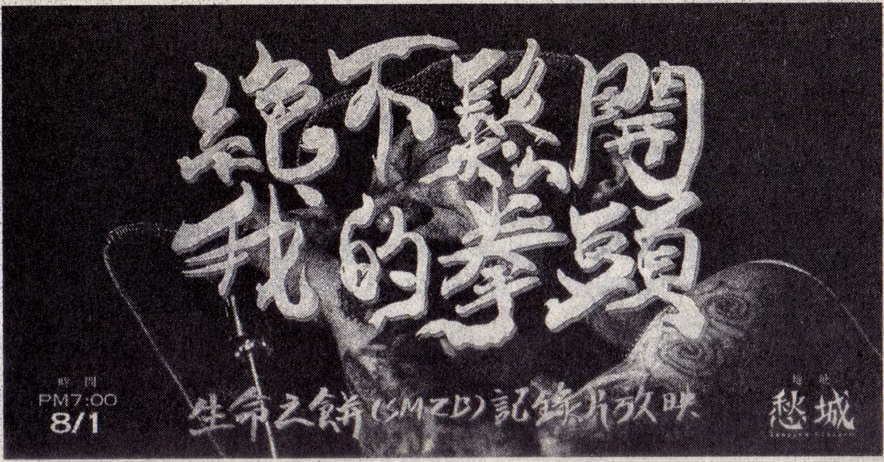
Documentary　　　　日期DATE　2018年8月1日

紀錄片

《絕不鬆開我的拳頭》

映後座談

「生命之餅」主唱吳維：生活在這裏，沒有辦法讓你不關心政治



前言

去年，趁著中國武漢龐克樂隊「生命之餅」來台巡迴演出之際，愁城舉辦了《絕不鬆開我的拳頭》紀錄片放映，並且邀請生命之餅主唱吳維於映後與觀眾們交流。由導演王水泊拍攝的這部紀錄片，記述了二十年的武漢龐克場景，具體而微地體現在吳維與生命之餅的死嗑及堅持。映後座談時，吳維與其他兩位與談人也分享了對於影片、樂團歷程、武漢朋克、中國搖滾場景的觀察與感想。本文則是當日活動的逐字稿，為方便閱讀略經刪減、編輯。

日期

2018 年 8 月 1 日

與談

吳維（生命之餅主唱）
何東洪（文化研究者；「地下社會」共同創辦人）
王丹青（愁城成員）

主持

陳韋綸（愁城成員）

何東洪

我蠻喜歡《絕不鬆開我的拳頭》。「地下社會」1990年開始營業，吳維從1996年開始玩音樂，以他的年紀而言，他剛好是我認識的第一代台灣樂團音樂人，所以跟他聊天很像在跟以前台灣搞獨立音樂的人交流。不管玩什麼音樂，人都很 nice、很直接。

大家在影片中有看到「打口帶」嗎？有時候CD 外面會被刮到，美國把「打口帶」當垃圾在處理。但是 CD 是從裡面開始播放，所以可能只有後面幾首歌沒辦法聽到。90 年代中期，對於中國的年輕人而言，「打口帶」是精神糧食。西方的垃圾到了地球的某一端，變成某一群年輕人非常重要的音樂養分，然後大家在裡頭挖掘各式各樣的音樂，大家都在吃「西方的垃圾」，然後有些人把垃圾作為自己的養分。垃圾在地球之旅的過程中，找到了真心喜歡它的人。這是很奇妙的。

所以中國有所謂「打口一代」，吳維應該是屬於「打口一代」，對不對？（吳維：對）現在講這件事情，其實不是一種鄉愁，（而是）在講當時文化資源匱乏的時候，人們試著在裡頭找到自己喜歡的東西，沒有太多其他附加的，例如商業的誘惑。這時候做出來的音樂，對我來說是最直接的。

《絕不鬆開我的拳頭》的拍攝過程發生在最近幾年，然而裡面的影像資料追溯至過去二十年，所以可以說是中國龐克音樂場景的歷史性側寫，然後以生命之餅為主軸。這樣的紀錄方式，兼顧歷史的縱深，同時讓我們知道玩音樂的人，對於音樂的執著是很直接的，好像把音樂當作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三餐，甚至比三餐重要。例如 Subs 的女主唱靠兩顆饅頭過一天。人在追求某種想要的東西，就會想盡辦法，把其他物質生活降到最低，然後專心做這件事情。這是時代裡頭養成一個人或文化非常重要的質地。

當然，不是說龐克非得要窮才能做龐克，因為有人會誤解台灣環境搞不出龐克，因為中產階級很多。我覺得每個時代的青年或文化狀態，都會醞釀出它特有的文化。吳維或九零年代的打口一代，那種普遍窮的狀態，不只是物質上的窮，而是人生出路、社會氛圍。

你只要把台灣不是光鮮亮麗的社會狀況擴大、加深二十倍，就是中國的狀態。我覺得龐克是在這種土壤裡頭長出來的。假設這個年代要發展出龐克、絕對不會像吳維他們一樣，但不代表沒有精神，而是質地不一樣。

這部紀錄片讓我們看到這二十年來還在堅持的人。確實，他們可能無法靠音樂維生。中國市場雖然很大，但是靠音樂維生的人——我指的是巡演與發行 CD 之外，不用再找朝九晚五的工作——比例非常少，全世界都是如此。頂尖都是少數，大部分的人都在底層。所以你把音樂視為什麼東西，就是你音樂表達裡頭很重要的部分。

王丹青

這部電影我第一次看的時候，那時候在大陸還沒有公映，在 livehouse 裡頭小範圍的播放。第二次看，是與愁城的朋友一起在誠品看，我記得那時候去看的時候很生氣。一是放映環境與影片內容超級不搭。那裡是誠品裡頭的一個電影院，裡頭很漂亮、豪華。放映結束後，觀眾提問的問題都是：「原來世界上有這種人喔？」、「他們到底是怎麼活的呀？」不能說是居高臨下，但就是凝視某種世界奇觀的感覺，好像影片裡頭這些人的存在是一種奇蹟。

另外，當導演和與談人對話的時候，我覺得怎麼距離那麼遠。例如生命之餅在歐洲巡迴那段，談他們多苦。我猜導演應該是不知道，也與裡面的人沒有那樣生活過，所以不太懂。像這樣類型的生活，我們在台北都有過：胡鬧、亂來、砸東西 ...

吳維

我個人也不是特別滿意。有些人看完影片，覺得我們過得很苦，例如去歐洲撿垃圾吃，然後 Subs 主唱「抗貓」吃饅頭過一天。其實我特別討厭在訪問的時候說自己有多苦。我覺得沒有必要說這些事情。我吃饅頭，但也吃過海鮮、牛排，為什麼不說呢？我很不喜歡讓人覺得「原來你們這麼苦。」我沒有覺得我很苦。

王丹青

我以前很喜歡「生命之餅」，所以才會跑到武漢，十年前，我跟吳老大說過這件事情。那時我們覺得看到一個巨厲害的人，覺得武漢龐克好厲害。直到現在，我們重新看到喜歡的樂團，我覺得反而要以更平常的狀態去看。例如這幾年談到生命之餅，會稱他們為「傳奇」、「二十年的老團」、「旗幟」、「教父」，現在我反而覺得有一些肉麻，因為「生命之餅」還在活動，仍有新的東西產出以及自我的反思，已經與早期或是十多年前不太一樣。

Raymond 交通大學研究生

我蠻好奇在過去這幾年或是九零年代的時候，台灣與中國地下音樂之間的連結是什麼樣的狀態？

吳維

我個人來說，與台灣樂團的交流不是特別多，所以也不是特別了解。我有聽過與認識幾個台灣來大陸演出的樂隊，但是都很早了，交流也很少。我一直期待能來台灣巡演、認識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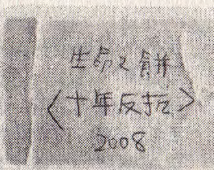
何東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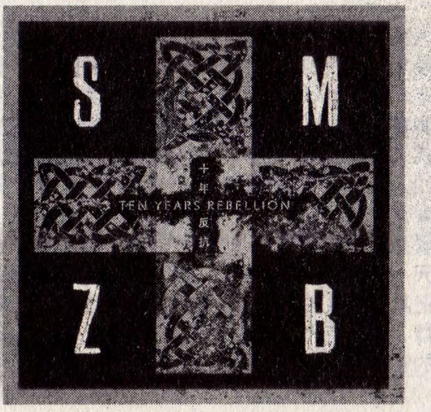
我的印象是九零年代沒有（台灣與中國地下音樂的交流）。九零年代在台灣流行的中國音樂，其實是透過魔岩推銷，或是寶麗金做的《北京搖滾》，這兩個都偏向合輯。

九零年代，台灣與中國的唱片工業，仍然銜接在國際公司的網絡裡面。你要聽到中國搖滾樂就要透過它們。基本上還沒有交流。兩千年後，台灣比較有名的中國樂團是「盤古」吧？這與兩岸政治有很大的關聯。盤古批評共產黨，後來申請政治庇護跑到瑞典。台灣因為政治選舉的緣故，請來了盤古，唱了一些好像支持台灣獨立的音樂。所以對於台灣樂團而言，盤古是最政治化的，但其實交流都不是很正常化、一般化。在地下社會的時候，我印象最深刻的中國樂團，大概是 Carsick Cars。當時是兵馬司一個久居北京的日本人帶著樂團過來，大概是 2005、2006 之後的事。

陳韋綸

台灣找得到《無聊軍隊》的合輯。兵馬司樂隊來台灣的時候，也帶了一批唱片，我當時知道了「過失」樂隊，生命之餅的《十年反抗》也是那時候買的。





王丹青

其實在 2008 年之前，大陸人要來台灣是沒有什麼辦法的。當時沒有自由行、旅遊這回事後來兵馬司帶樂團過來，都還是以旅遊或自由行的名義，而北京是最早開放自由行的城市，這是很現實的問題。後來 P.K. 14 與重塑雕像的權利來台演出時，已經是 2010 年的事了。

台灣樂團要到中國巡演是比較容易的事情。這是政治條件相對的優勢。當然去了會碰到審查的問題，因為中國大陸政治內容的審查是很嚴格的。一開始台灣團過去演出，原則上都是拿了台胞證就過去。後來中國表演市場越來越大，規範越來越健全的時候，就開始得審批工作證了。

這一兩年愁城還有一些朋友帶了一些中國樂團過來，兩岸樂團的交流相對之前更為頻繁。不只是兩岸，香港或東南亞、日本、韓國，地下音樂場景的交流也更頻繁。不過不能說樂觀，因為無論中國或台灣，演出的審批制度都更加嚴格，演出場地會碰到內容審查、勞工證、稅務、消防與噪音問題、版權問題。

詹秉諺 愁城成員、共犯結構主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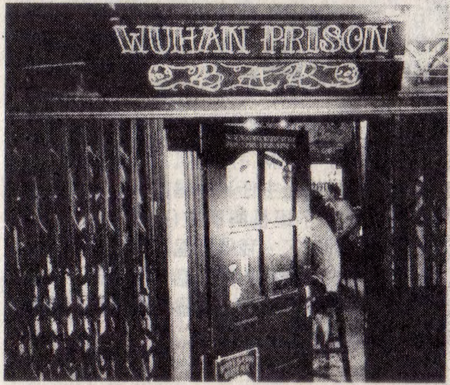
吳老大電影中提到前任吉他手張華還有現任貝斯手老馬，這兩位是你繼續做生命之餅的很大動力，為什麼？

吳維

2009 年我與胡娟離婚。其實從 2007 年下半年到 2009 年，我個人的狀態其實非常不好，和政治有些關係，我就不說了。離婚之後，把《罪和諧》這張專輯錄完，就離開武漢，樂隊也不想做了，到處跑，做一些與音樂無關的事情。當時吉他手張華因為背部疾病無法彈吉他，就從武漢回到老家上海。當時我們還沒有經紀人。他知道我的狀態之後，每天從上海打電話給我，說要做我們的經紀人，還有離不開這個樂隊。我說我們不需要經紀人，我要把專輯先錄出來，那時候差貝斯，後來朋友介紹老馬，我請他過來幫忙把專輯錄完。

與老馬第一次見面是在武漢 Prison 酒吧門口。第二句話他就說：「老吳，我跟你說個事。我過來不是幫忙。」我就愣住了，什麼意思呢？他說：「我過來是加入這個樂隊的。」排練的時候他非常認真，哪個成員彈錯，他比我還嚴厲。

之後張華每天還是打電話，一直在聯繫演出，讓我感覺沒有休息機會、一直演。幾個月的時間，我就寫了好多歌。我以為自己再也寫不出歌。張華每天打電話還有老馬的一句話，把我頂上去了。所以我覺得可能是天意。包括《中國人來信》與《中國人來了》這兩張專輯，其實都是在那一年巡演路上寫的。



上圖為武漢 Prison 酒吧門口，自從吳維在其中擔任經理人，Prison 慢慢就變成了武漢朋克的精神家園。(《Wuhan Prison》也是生命之餅的一首歌）而其實吳維也只是在 Prison 打工而已，在 Prison 的幾千塊工資也是吳維的固定收入，這也是1975 年出生的吳維在做了 20 年樂隊後不多的積蓄來源。

觀眾

請問是什麼樣的經歷，讓你覺得一定要站在邪惡制度的對面？怎樣的經歷給了你力量？

吳維

我不知道怎麼表達清楚。我第一次聽到「民主」這個詞是小學五年級，有一天班主任說要開會選班長，說這是「民主選舉」，就把全班每個同學的名字寫在黑板上，大家投票。最後我的票最多。班主任把我抓到辦公室，說：「雖然你票最多，但是你學業成績不是最好，知道吧？」「但不是說誰票最多，誰是班長嘛？」「你不懂，你把你爸媽叫來我跟他說。」他就把我爸媽叫來溝通。爸媽回去跟我說：「你就聽你老師的，不要想當班長。」我從來沒想過要當班長呀！是他自己說誰票最多，誰當班長。那時候開始我就對「民主」非常懷疑。

初中，班主任是數學老師。有一次企圖強姦我的同桌女同學。班主任把她約到家裡。她說很害怕，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我就跟另外一個同桌跟在後面。剛上樓梯口，她就從老師家門口破門而出，批頭散髮的。

兩天後，女同學才跟我說發生什麼事情，其實就是性侵未遂。我就特別生氣，跟一票同學起草一個「申請換班主任」的倡議書，並找班上同學簽名，除了班長與班主任的女兒沒簽以外，其他人都簽了。我就把倡議書拿給校長，但是沒有結果，還找我們談話，叫我們不要管這件事，說學校會處理。從那時候開始，我對老師完全沒有尊重。

包括後來遇到的一些事情，讓我覺得這個制度很糟糕，後來我為什麼去做音樂，就是覺得有一些需要表達抒發的情感，想要通過音樂這個形式表達。

王丹青

談到邪惡的制度或體制，通常會聯想到巨大的國家機器，但是對個人來說，開始反思不對的事情，通常是從最小的事情開始，那些直接與我們息息相關。就是碰到「事情」了。這些是細微的觸動與誘因。比電視裏頭的社會新聞的衝擊還大。

吳維

補充得很對。就是在做音樂的過程中，我慢慢去關心政治，也是從生活中的小事，一點一滴去想「為什麼這樣？」然後對政治與制度有所關心。我不是從政，也不想從政，也不想關心。但是生活在這裏，沒有辦法讓你不關心，你知道吧？不公平、壞的事太多了。

陳韋綸

生命之餅自《十年反抗》專輯之後，都是交由兵馬司發行。是否能夠講述你們發行的方式？跟一般樂隊其實不太一樣。

吳維

兵馬司在 2007 年註冊、創辦，PK.14 的主唱楊海崧是兵馬司的總裁，也是多年的朋友。他問我們願不願意簽約？我說可以，只有一個條件：不要更改我的歌詞或封面設計，我不要錢，只要出我們的錄音費，只有這個條件。

2008 年，我們與兵馬司合作發行《十年反抗》，很詫異地拿到了版號，而且一句歌詞都沒改。他們也覺得奇怪。2008 年是北京奧運。沒多久，警察去唱片店檢查，看到我們的專輯，就問店員：「反抗？反抗什麼？」就全部沒收。因為奧運，導致很多唱片報銷了。

吳維

後來《罪和諧》，我問他：還合不合作？
楊海菘：合作。
我：好，那我需要錄音費。錄完了還要拿版號嗎？
楊海菘：不拿了。
我：那怎麼賣？
楊海菘：我們不賣，你們拿著自己去賣，錢夠了再把錄音費還給我們，不夠就算了。

我就特別感動。除了兵馬司，全中國沒有一個公司願意這樣做，很多樂隊都是自己拿錢出來錄音，它幫你發行。兵馬司完全沒有必要這樣做，但還是做了。

一直到《中國人來信》與《中國人來了》，都是這個模式。他們給錢，我們錄音，也不拿版號，所以不需要通過審查，讓我們自己去賣，而至今四張專輯的成本他們都沒收回來。我不知道他們是不是發神經，但還是非常感謝他們。

觀眾

這樣子公開反抗，或是反體制，會不會擔心人身安全？我們覺得好像在中國大陸，沒有那麼自由？

吳維

危險性肯定是有，但我倒不會對個人安全有什麼擔心，我對團員有點擔心。我也跟團員開玩笑，如果那天有什麼問題，你就說我是請你們來幫忙彈吉他、打鼓，不知道我在唱什麼。

陳韋綸

你在台上說話的時候，團員怎麼看？

吳維

他們無所謂，也不知道我在說什麼。危險肯定是有，但沒有上升到人身安全的程度。因為我們還是那麼小。其實政府也知道，但是我們力量還沒那麼大，如果到達一定的高度，政府可能就會做什麼，這我們是非常清楚的。

我的 e-mail、QQ、手機號，全部被監控，所以現在都沒用了。

觀眾

紀錄片裡面有說到，你們某一場演出完之後就進警車，之後有發生什麼讓你感到恐懼的事情？

吳維

那是南京音樂節。由於是政府主辦，所以唱的每一首歌都要檢查。我們準備了十首歌，上台前減成五首。只演五首，觀眾也不答應，我就說那我們演奏、不唱，你們自己在下面唱。演了半分鐘，經紀人就和兩個政府人員上台說：不讓演。第六首演完後，一堆特警把我們拉上了巴士，進了酒店就不讓我們出來。經紀人回來才知道，他被搧了兩個耳光，說阻止演出不力。所以我還是很內疚，早知道這樣，我就會停止。

觀眾

Subs 主唱有提到現在中國的氛圍：鐵鍊還是存在，但是比較長。我想聽你如何評估中國當前的政治社會概況？

吳維

我倒沒有覺得籠子越來越大，或是鎖鏈越來越長，或者越來越開放。我不覺得越來越開放。可能是中國大陸搖滾氛圍越來越好，但政治方面我不覺得。以前沒有政府辦音樂節，所以我沒有機會上去演，如果十年前有商演，可能還是會發生一樣的事情。1998、1999 年，武漢有 5 到 8 個朋克樂隊做了一次武漢的高校巡演，演到第三個大學就被學校領導給中止。他還給後面一幫大學校長打電話，說千萬不能讓他們演，因為對學校領導不好。所以巡演就中斷了。

陳韋綸

紀錄片裡頭，在二十多年前，武漢出了好多隻龐克樂隊：死逗樂、憤怒的狗眼。當時雜誌把武漢稱作「朋克之都」。那麼現在武漢朋克場景與中國朋克社群的現況？

吳維

目前老的一批，就我們還在。新的大概有個四到五個。最新的就是十六七歲組了一隻流行朋克。樂團最多的時候就是 1998 到 2000 年，有七、八個。大城市的話差不多都有一到兩個樂隊。

武漢從 2008 年開始舉辦「Wuhan Prison 朋克音樂節」，2008、2009、2010 年，都是我一個人做，然後虧了三年，沒錢就停了一段時間。前年又開始做，今年（2018）算是第六屆。這兩年沒虧錢也沒賺錢，我就覺得很開心了。

王丹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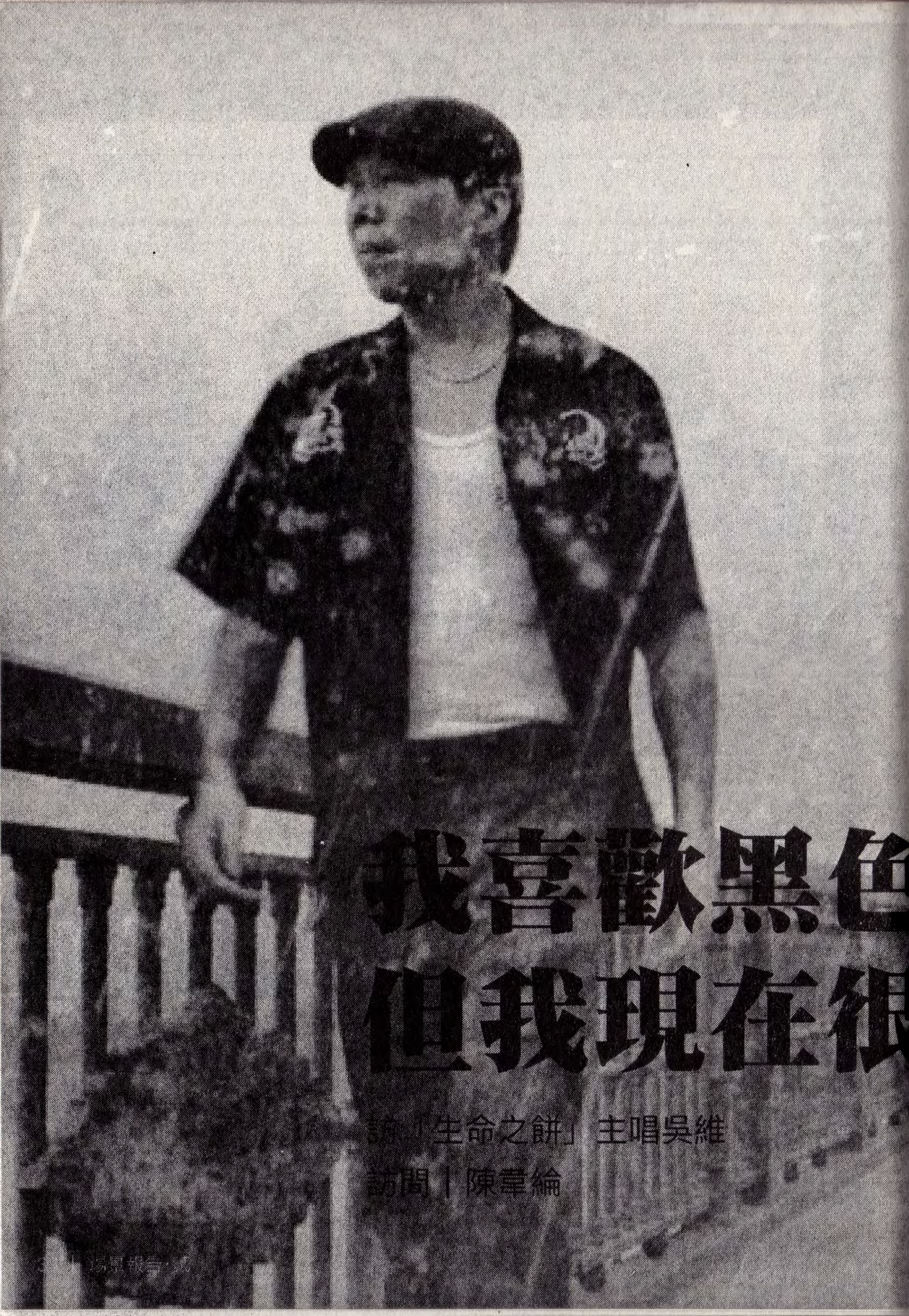
其實聽吳老大講，現在樂隊數量其實也是五、六團。二十年前也有五、六團。那為什麼我們一直在講二十年前的武漢朋克場景那麼厲害、那麼興盛？反而現在這些樂團我們不再把它們當做特別的東西？

吳維

可以說二十年前朋克一定是特別的類型，或者與全國其他城市比，武漢朋克是很顯著的。現在武漢地下樂團的數量，一定比二十年前多，音樂類型更豐富，表演場地也比以前多，器材也比以前好，那為什麼給人感覺現在武漢朋克場景沒有以前好玩？樂迷是怎麼回事？Promoters 在裡頭怎麼做事情？場地方怎麼經營？包括音樂出版、周邊相關、樂評、媒體 ... 等等，這是有差別的。二十年間，中國地下音樂場景變化很大。

王丹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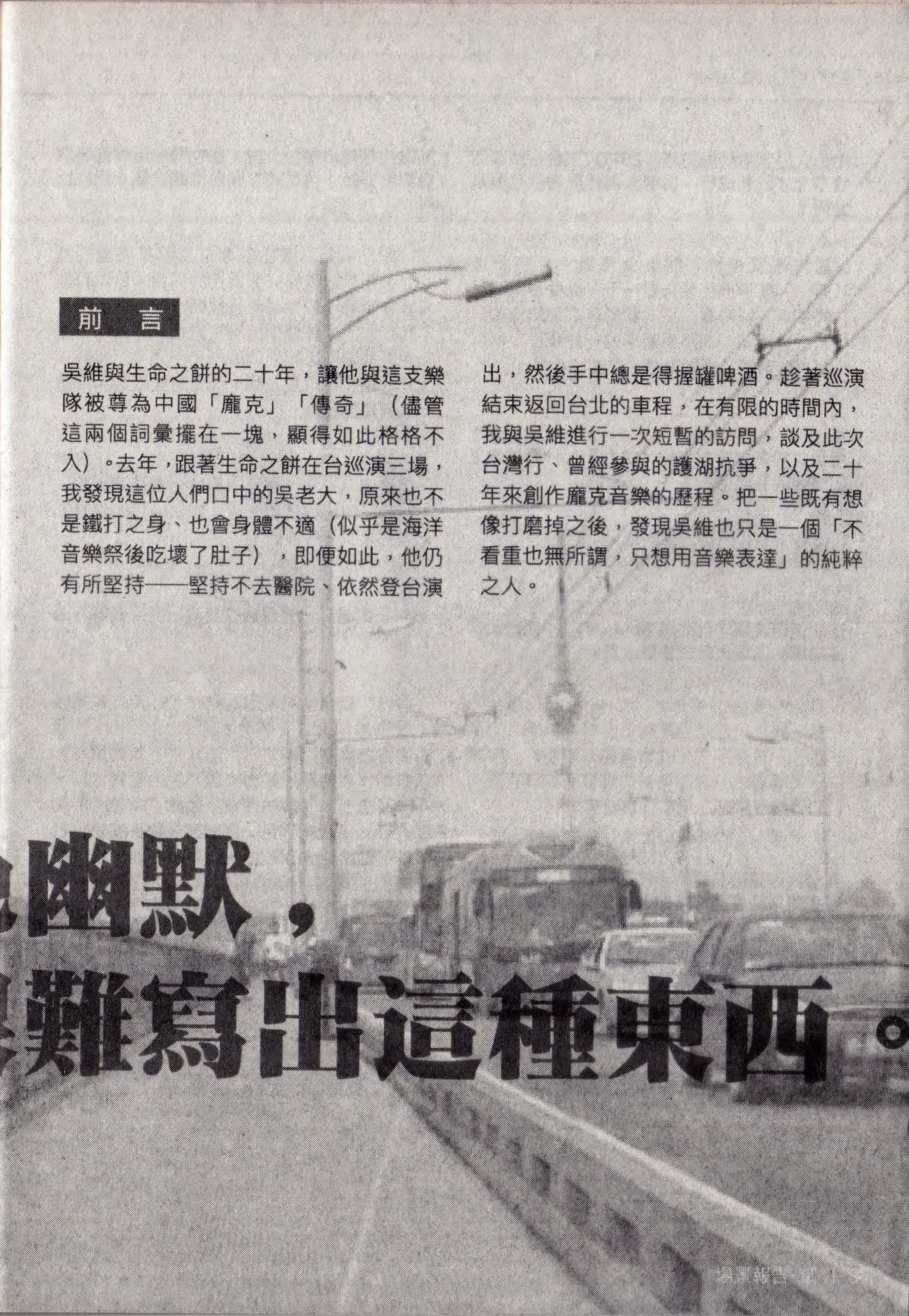
我們很容易厚古薄今：以前的東西都很好。嚴峻以前寫過〈向武漢朋克致敬〉。我以前看那文章覺得：那時候的龐克好厲害，為什麼現在都沒有？但是與其想以前那麼好，那我幹嘛不把時間拿來玩團？當時確實好，但是現在也不一定差。



我喜歡黑色
但我現在很

訪「生命之餅」主唱吳維

訪問｜陳韋綸



前言

吳維與生命之餅的二十年，讓他與這支樂隊被尊為中國「龐克」「傳奇」（儘管這兩個詞彙擺在一塊，顯得如此格格不入）。去年，跟著生命之餅在台巡演三場，我發現這位人們口中的吳老大，原來也不是鐵打之身、也會身體不適（似乎是海洋音樂祭後吃壞了肚子），即便如此，他仍有所堅持——堅持不去醫院、依然登台演出，然後手中總是得握罐啤酒。趁著巡演結束返回台北的車程，在有限的時間內，我與吳維進行一次短暫的訪問，談及此次台灣行、曾經參與的護湖抗爭，以及二十年來創作龐克音樂的歷程。把一些既有想像打磨掉之後，發現吳維也只是一個「不看重也無所謂，只想用音樂表達」的純粹之人。

幽默，
難寫出這種東西。

Q

生命之餅原本計劃前年（2017）來台。巡演因故至今才順利成行。吳老大為什麼特別想要來台灣？

A

首先是沒來過，然後台灣與大陸彼此淵源...，就是很想要來看一下，感受台灣人民的生活、親眼看一下。我們來之前知道的只是透過新聞、網路與報導的一些東西，所以想來台灣親自感受環境、氛圍與社會。

Q

生命之餅在台灣前後待了快九天，台灣跟你之前想像的有差很多嗎？

A

沒有，跟我想像的差不多。

Q

這次你們巡演，台北場 Sold out，不過嘉義與高雄場的入場人數就差強人意。

A

對，可能台灣的 punk scene（龐克場景）還比較小。但是還是有很多好的樂隊，只要他們一直做下去，就會有越來越多的人組樂隊、看演出。我覺得首先你要有樂隊存在，如果樂隊沒有，場景就會沒有了。

Q

吳老大你這趟旅程蠻多時間在獨處，是在想什麼問題？或者這就是你表演之前的習慣？

A

我一般就是演出之前就是想安靜一下。讓自己有精力充沛的狀態下演出。其實我平時說話也很少，想很多事情、問題。

Q

高雄的時候你在台上說：在中國的時候你表演會說蠻多話，可是這次在台灣的表演，話就比較少。

A

可能在大陸，演出對我來說就是表達的機會，和觀眾歌迷交流溝通的機會，所以可能我會說得比較多，而且他們也願意聽我說。其實歌大家都聽過，詞大家也知道，但是還是有些東西想跟他們進一步溝通。所以在大陸演出會說得多一點，而且有些歌迷可能會很享受聽我說。

但是在台灣，我也沒想要說什麼，也感覺觀眾群體不一樣。我覺得對於台灣觀眾來說，可能我說的他們都知道、明白，可能沒有太大必要說一些東西。

Q

你昨天說過自己曾想過在台灣玩龐克音樂會是什麼樣子？

A

對呀，我想像過。因為當時大陸朋友覺得我應該離開大陸，去別的國家生活。但是我覺得離開這個地方（大陸），不知道還有沒有創作與寫歌的動力。因為我生活在大陸，我所感受、了解的這些東西給了我創作的動力。如果我去到另一個國家，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繼續創作歌曲。所以我也沒有想過要去別的地方。他們可能覺得那樣對我來說是好的，但是我覺得暫時還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Q

上週三愁城舉辦了《絕不鬆開我的拳頭》紀錄片放映與座談，你來擔任與談。愁城不是一個樂團組織或廠牌，就是租了一個空間，偶爾辦活動。我記得之前武漢有一個叫「我們家」的空間，現在呢？武漢場景還有類似的空間嗎？

A

類似「我們家」或「愁城」的空間，可能在大陸別的城市沒有。但是「我們家」現在也沒有了，很可惜。之前（「我們家」）在的時候會放一些獨立藝術電影、紀錄片，舉辦關於音樂與藝術的座談，全國各地與國外的藝術家到了武漢都會到那裡免費住、生活一段時間，交流各方面的東西，這是很好的事情，但是房東收回場地，「我們家」也在兩年前沒有了。

「我們家」這種形式的空間歐洲或國外很多，但是大陸其他城市還沒有，因為沒有人做。所以我非常支持愁城，可以做很多事情。

Q

你們曾在武漢發起「護湖行動」，你目前還有持續參與行動與抗爭嗎？

A

我個人感覺是，目前大陸的情況只能通過寫歌或演出來表達一些東西。現在大陸的政治壓力讓我覺得做不了別的事。也確實做不了。一旦我想做什麼，其實他們之前都已經知道。包括那次東湖填湖的事情，我們準備去湖邊抗議之前就找到我，我們的網路聊天記錄他們全都有。所以我們根本做不了事情，然後就被迫取消。之後一些藝術家朋友就利用藝術方式讓大家關注這個事情，政府就不會去管。如果我們直接表達抗議的態度，他們就不讓。所有溝通聯繫的工具，他們都有監控，所以很難發起純音樂之外的事情，這是很讓我惱火的事情。

Q

與護湖行動那時候比較起來，感覺言論自由的氛圍又緊縮了一些？

A

一直以來都這樣。

Q

在台上發表談話，這些沒問題？

A

這些沒問題。音樂節不行。Livehouse 還是可以。

Q

在中國，樂團演出，Livehouse 要經過審批。像生命之餅這樣一個有政治主張的樂團，在中國表演會有沒有問題？或說你們怎麼安排演出？

A

巡演的話還好，每個地方都還沒問題，需要審批、報批的只是幾個大城市，例如北京、上海、武漢。

有時候在中國巡迴演出，演出過程當地文化局會來檢查一下，場地老闆就會提醒我：「他們在，說話要注意些。」我就說：「OK，知道了。」

Q

怎麼看待年輕樂隊持續創作龐克音樂？

A

新的朋克樂隊出來，我還是開心，但還是不夠。現在聽朋克樂隊的人感覺越來越少。這是全球性的問題。我們在歐洲巡演也發現這件事情。比十年前，看演出、樂團的人都更少。

Q

中國還有其他樂團像生命之餅一樣，直接表達自己的政治主張嗎？

A

很少。

Q
怎麼看這事情？

A
我也想過這問題。這是每個人的性格問題。我性格是這樣子，所以我會去關注這些東西。但是其他人可能關注、表達的東西，就是 ... 不一樣嘛，他們想表達自己的生活、想法。我對這件事情比較堅毅、敏感，所以我去表達這些東西，這是個體差異。我也沒有說你沒去表達這些東西就是不好、不對，我覺得不是這樣。這是一個自由的東西，你去表達你想表達的東西，但我覺得特別是在中國這樣一個體制，還是多一些這方面的思考，包括作品也好，應該多一些關注社會上的東西，通過音樂表達出來。但是你如果沒有這樣，我也不會說不對。

Q
你的想法是朋克或是音樂應該表達一些主張？

A
對我來說，這是一個從無到有的過程。最開始組樂隊，我也沒有太關注政治，只是表達情感、個人、亂七八糟的東西，但是就像那天丹青說，是從很小的那些東西開始，然後慢慢去想為什麼會是這樣。從自己個人生活家庭，慢慢發現社會運作還有制度是怎麼樣子，後來發現原來是體制的問題。我慢慢關注、了解，對我來說是很自然而然的過程。看到了、知道了，那就不能迴避，就得去表達。

但有些樂隊覺得這些是很敏感東西，選擇去不表達，那我也不會說什麼，這是每個人的性格差異，那我就是要表達，我看到不滿，就是要表達。我不會考慮表達之後對我有什麼影響、危險。

其實，一開始我真的不是特別願意寫現在這種很嚴肅的。我其實是很幽默的。一開始的歌詞，我喜歡黑色幽默，但是我現在很難寫出這樣東西。

Q
心境不太是這樣？

A
對。但又是自然而然的轉變。

你感覺不到安全感。我家裡被小偷盜竊有四次。每次都報案，但沒有一次破獲。2002年的專輯名字叫「Wuhan Prison」，就是我的感覺。生活那個地方沒有安全感，沒有人會幫你，報警也沒用。

Q
在中國做一隻朋克樂隊，有辦法起碼的維生嗎？

A
沒有。我們不行。90% 的中國樂團，在中國巡迴演出，如果沒有虧錢就已經不錯。大部分是虧錢。我們現在是把吃住行賺回來，然後還有一點費用，但是那不足夠每個人一年不用工作，但是我們現在已經不虧錢了，不錯。

Q
你應該是中國朋克場景大家尊重的人物？有沒有想過會變成這樣的人物？

A
沒有。我不看重也無所謂。一開始只想用音樂形式表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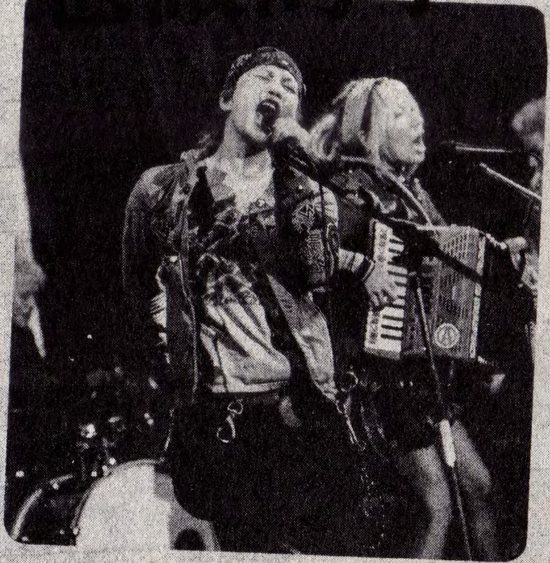
Q

昨天你有邀請觀眾提問，自私的混蛋主唱當時的意思應該是：台灣社會看似言論自由，可以表達主張，但是經濟上仍是資本主義，他自己是工人，看到的是階級的壓迫。台灣有些青年，對於共產主義仍有憧憬及理想。

A

這個我能夠理解。我認識很多歐洲高福利國家的朋友。沒有一個制度是完美的。我認識一個瑞士朋友，特地到武漢學習馬克思主義。對我來說，這有一點荒誕。我覺得瑞士才是一個接近共產主義的國家，但是他來中國學習，我覺得蠻搞笑。怎麼說呢？昨天自私的混蛋主唱，他生長在台灣，這個社會給他認識有不好、不完美的地方，這是為什麼他用音樂來表達，這很正常。但是我只能說他如果對大陸有更多了解，他不會說大陸有多好。

做所有想做的事 V.S. 盡可能不做自己不想做的事



訪問 Alkasilka 主唱 YOU

訪問：詹秉諺　　翻譯：夏菉泓

玉那霸優（YOU），1986 年 2 月 12 日出生於沖繩，自由業。一邊做著從大富翁那邊繼承鉅額遺產的白日夢，一邊作為 freelancer 靠接各種 case 過活。從電影製作人、平面設計師、自有品牌主理人到活動企劃、攝影、拍片、經營 Infoshop（資訊站）跟樂團，擁有多種不同面孔的他，雖然偶爾還是會被問「你到底是想幹嘛？」，但其實他就只是做了所有想做的事而已。人生信念是「做所有想做的事情」跟「盡可能不做不想做的事」。

2018 年 9 月，沖繩龐克樂團「Alkasilka」完成首次歐洲巡演，他們將返回沖繩前的最後一站獻給了台灣。想必不少人對於已經三刷台灣（東亞大笨蛋、愁城鬧事）的他們不會感到陌生。我們透過網路訪問主唱 YOU，希望讓大家對他們有初步的認識，也請多多支持他們於 2019 年發布的最新專輯《不条理不協和音》。

Alkasilka 第三次來台灣，有什麼特別的感覺嗎？

YOU：每次去台灣都能跟新的人相遇，感覺很像親身見證台灣龐克場景成長的現場，覺得場景的未來充滿希望，這裡也一直讓我感覺很新鮮，還可以在這裡表演，真的很開心。

Alkasilka 是一支非常有特色的樂隊。這樣的音樂形式是受到什麼影響？

YOU：一開始的時候，是想融合一些我跟手風琴手 Mariko 都很喜歡的音樂元素，像是 Hardcore Punk、Ska、民族音樂之類的，然後因為我也不懂什麼樂理或是作曲理論，作曲完全是照自己心意做，加上我超級五音不全，就試著想找一個可以充分活用自己音癡天份的音樂風格，最後就變成現在這種感覺了。

可以介紹一下 POGOTOWN / NEO POGOTOWN 嗎？什麼樣的契機開了這樣的空間？

YOU：我們對日本的社會跟政治其實沒什麼期待，但也不是說就因為這樣所以什麼都不做。一開始是從「自己的理想社會只能自己動手打造」的想法出發，弄了一個叫做「POGOTOWN」的空間。現在我們擁有兩個空間，一個是兼具共力空間（DIY space）、住家跟 DIY 手作物販賣區的 POGOTOWN，另一個是 NEO POGOTOWN，那裡有可以舉辦表演的大型練團室、刺青工作室、咖啡廳跟雜貨屋。

「ODD LAND」（沖繩 DIY 的免費音樂祭）已經舉辦兩屆，之後還會繼續辦嗎？最大的收穫與困難是什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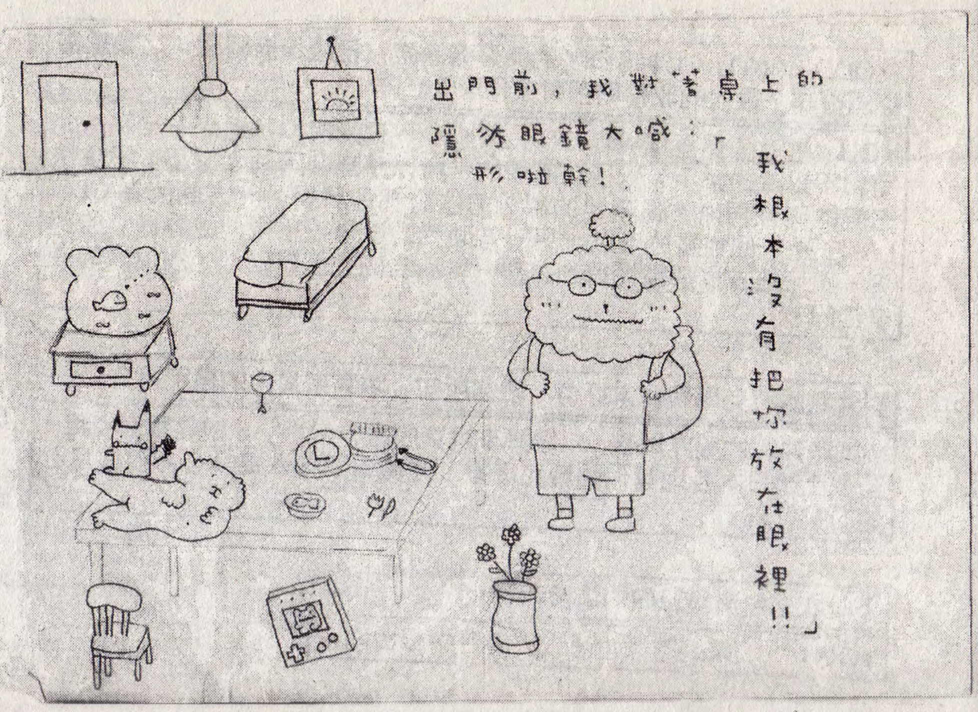
YOU：是有考慮再繼續辦 ODDLAND，不過那時候貼過來一堆唱片公司和不認識的樂手，覺得超麻煩的，所以應該會等到大家都差不多快忘記的時候再辦。最辛苦的部分怎麼說都是募資。一方面因為 ODD LAND 是一個免費的活動，另一方面我們還是很重視「世界觀」的部分，不可能去找那種搞得到處都一堆廣告的大型贊助商，所以真的滿辛苦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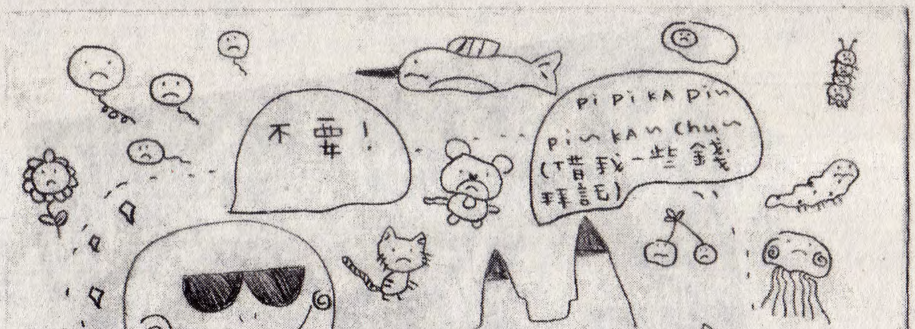
對沖繩的龐克場景非常好奇。就你所知，跟東京最大的差別是？

YOU：沖繩的龐克場景，以場景來說真的是非常地小，但是我有自信，至少比起日本各地其他的龐克場景，沖繩場景投入更多心力發展自己的 DIY 社群。

下一次來台灣最想做的事情？

YOU：下次來的時候也想去去看台中跟台南！


出門前，我對著書桌上的
隱形眼鏡大喊：
形啦幹!
「我根本沒有把你放在眼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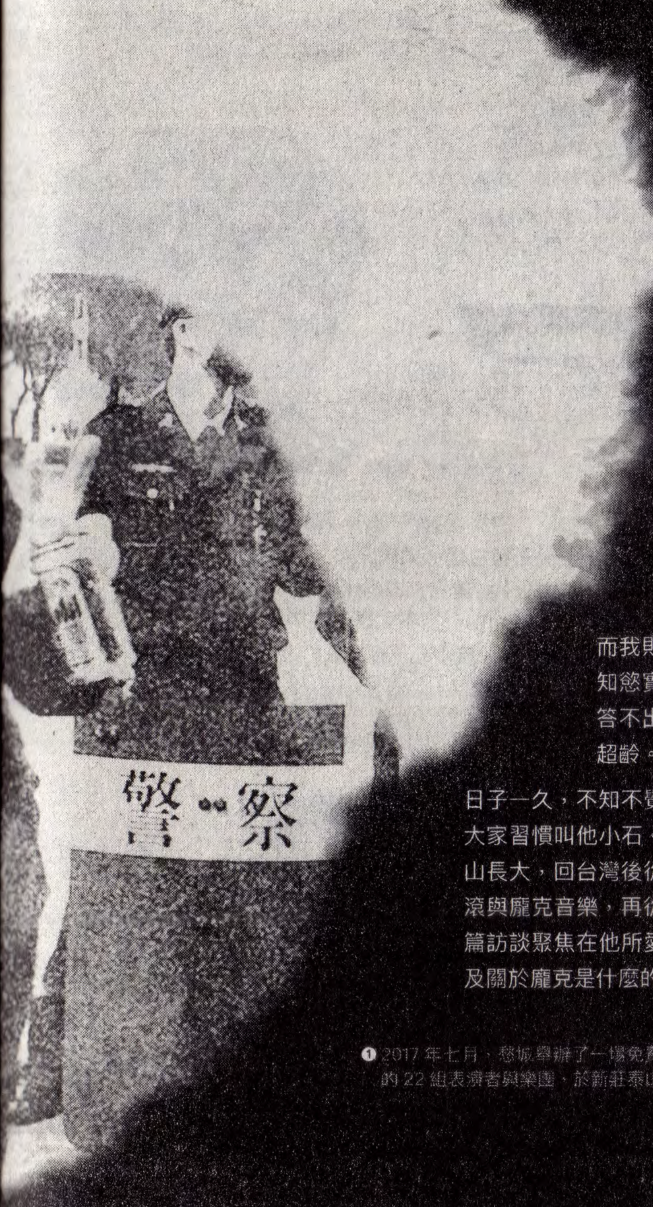

不要!
pi pi kA pin
pin kAn chun
(借我一些錢
拜託)

NEXT→ 秘城人物誌

最有龐克精神的
就是無政府的 懸城人

……物誌

訪問｜謝碩元



猶記得 2017 年的愁城鬧事[1]，鐵皮工廠的會場內聚集了好多風格各異的生面孔與熟面孔，其中辨識度很高的一位，當天的形象大約是這樣的：極為年輕、高瘦個子、黑色窄衣褲、頭戴機器戰警會發紅光的眼罩，一副有備而來的樣子。只是不知道為什麼明明素昧平生的他，卻偶爾會看著你傻笑，給人一種神秘兮兮又有些可愛的感覺。

愁城鬧事結束不久後，這個奇怪的小夥子突然出現在愁城，說剛考上台北的大學，一邊嚷著學校很無聊，一邊扒在電腦前面放 crust punk、rockabilly 與 Johnny Cash。愁城當然歡迎這樣有趣的朋友，但沒有人知道他會從一周來一、兩天激增為四、五天，甚至曾有段時間索性住在這裏不走了。他最常跟那時還沒回北京的愁城成員王丹青坐在沙發上，從音樂聊到思想，從政治聊到美食，從嚴肅的電影如《追殺矗魯達》看到打架視頻。

而我則詫異著，這面皮白淨的鐵桿龐克求知慾實在太旺盛了，他總能纏著你問到你答不出來，他已經知道的東西也實在太過超齡。

日子一久，不知不覺愁城多出這麼一位成員：石沛永，大家習慣叫他小石。小石是台南人，高二以前在江蘇崑山長大，回台灣後從台南的店家「搖滾地鐵」接觸到搖滾與龐克音樂，再從龐克延伸至對政治思想的興趣。這篇訪談聚焦在他所愛的龐克音樂與場景、政治思想，以及關於龐克是什麼的大哉問。

[1] 2017 年七月，愁城舉辦了一場免費的音樂派對，來自東京、沖繩、中國、香港的 22 組表演者與樂團，於新莊泰山交界處的環音專業燈光音響公司倉庫演出。

愁城鬧事那時候你才高中，怎麼會來台北參加？是怎麼知道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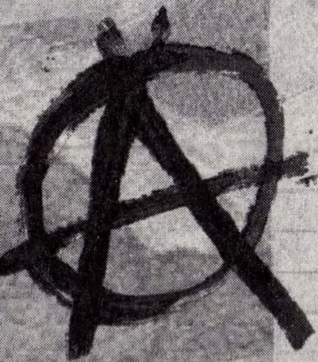
找台灣龐克團的時候有聽到罷黜者啊、幹不需要理由啊，然後還有現在的共犯結構。其實愁城鬧事的前一年暑假我就有去樓下咖啡（編按：指愁城在 2016 年舉辦的東京前夜祭）看共犯結構，那次我上台北玩就順便看一下這樣，那一次看到共犯結構覺得蠻帥的。

愁城鬧事之後你常來愁城，怎麼會想要來？

就是無聊啊不想上學，每天不上課都來這裡玩，那時候跟王丹青聊得很開心，像是思想上的東西啊，隨便聊，那時候其實蠻廢的都講一些左翼的啊、馬克思的或者是單純聽音樂這樣。

你怎麼會對這些思想如此感興趣？

我本來就對不平等抱有強烈的敵意，只是那時候（指高中時）的思想蠻右派的，很國族主義吧，可是後來看到三民主義裡面的民生主義，那時候就好奇孫中山怎麼會這樣說，民生主義裡面有提到社會主義，可是國民黨不是反共的嗎？孫文也應該是很反共的才對吧？因為這樣看了馬克思之後發現其實他說的蠻有道理的，剛好高中公民課也有教馬克思，可是教科書給大家的印象會是：如果你沒有深入了解的話，聯俄容共是孫中山的戰略而不是左翼的，再比如說學校裡最主要是講民權主義再來是民族主義，但是民生主義的部分卻不太講，經濟的部分也不太提，只講民權主義、五權分立這樣，讓民族主義、五族共和這樣，但也就是這樣才會接觸到左翼，然後同時龐克也會提到一些左翼或無政府的東西。



聽龐克怎麼接觸到無政府主義？

一定會的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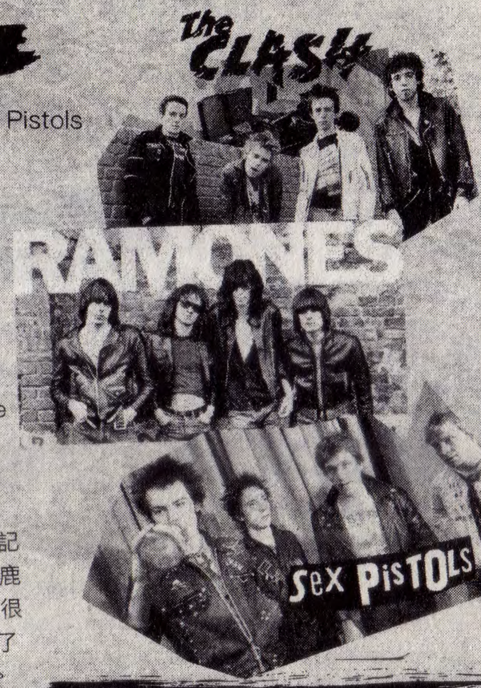
當然最早的一定是性手槍啊，雖然後來我研究之後覺得他們不是，他們比較虛無一點。但是他們應該算是最早把 anarchy 這個字放在歌裡面的，以前一定會覺得無政府是什麼鬼東西，如果有一天是無政府狀態的話一定很恐怖，可是後來會想說那又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無政府主義者，他們是要失序嗎不要秩序嗎，應該不是吧？無論如何他曾經

這個曲風你會怎麼定義？

這個曲風其實由軟到重都有，有旋律的，或者是比較輕快的，樂器也不是都那麼兇的，比如說 Omega Tribe 那種或是 The Mob、Crass 這種激烈一點的，甚至到那種 crust 團。其實音樂差異很大， 可能比較接近的就是思想跟美學吧，不管他們玩的是輕還重，可是他們在物質上的是一致的，跟音樂性可能沒有太大的關係。

你最早聽到的龐克是什麼？

就是那三團啊：The Clash、Ramones 跟 Sex Pistols



但是其實也在搖滾地鐵那邊知道了 Ambiex，現在很喜歡的 rockabilly 跟鄉村系列都是從龐克聽回去的。龐克其實受 rockabilly 影響很大，鄉村樂也是啊，Johnny Cash 有一場唱給監獄囚犯聽現場真的很屌。當時田納西州孟斐斯的 Sun Record 出了一票鄉村跟 rockabilly 歌手我有在聽。

比如說性手槍出的雙唱片裝作品《The Great Rock 'n' Roll Swindle》，大家都只知道（裡面的）第一張，可是它的第二張，有〈Who Killed Bambi〉那張，唱片封面就是藍色底的有點忘記了，總之視覺還真的有一隻死掉的小鹿斑比那張，那一張唱片裡面就 cover 很多 rockabilly 的歌，比如說 Sid 翻唱了 Eddie Cochran 的 Something Else。那個年代出的龐克也好、Mods 或者是 Teddy Boy，包括像是「Sex」，Vivienne Westwood 開的那間服飾店，他們幾個做的很多衣服都有用 rockabilly 的風格，比如說它就用了很多 Chuck Berry 的東西。

有很大的影響力，於是我就去找來看。我真的覺得厲害的是那些無政府龐克，像是 Crass、Subhumans、Conflict，Ambiex 其實也算是，或是 The Mob 啊，還有一個 Anthrax（不是鞭團那個，而是 1980 年代英國的無政府主義龐克樂團），還有 Omega Tribe 跟 Zounds。

你聽了好多有名或不有名龐克樂團，你都怎麼知道他們的？

youtube 很方便啊，尤其是人家的清單，你打一個曲風有人會列十幾個團出來，你可以一個一個去找，比如說網路上有追蹤一些表演啊，你可能喜歡一個團，一個表演的共演團你可能聽都沒聽過，但你就是可以去找那些共演團來聽。

你都從哪裡追蹤他們表演？

比方說 IG 啊，或是看他們的演出海報，因為其實在日本很多都是這樣，從共演團上面看，或是現場看表演，然後或是大家以前都會找國外的龐克啊，研究他們的穿著，可以單純看圖片看爽的，看他們身上的團 T、布章什麼的，你覺得圖片或圖案很帥你就去找，這也是一個方法，你去逛唱片行你沒看過的（樂團）太多了，你當然是先挑封面帥的啊，如果不能試聽的話買唱片也只能這樣，不然你幹嘛設計唱片封面，你要弄得酷一點騙人家買。

你去年去了兩次日本，第二次還待了三個月，去了這趟有什麼感覺？

我看了八、九場表演，就是開了一個眼界，以世界的龐克現場來講，我覺得日本算是很頂尖的。

差異在哪裡？

比如說樂團的數量真的爆多，雖然他們可能也是一個人尬很多團，還有質量，每團都很屌、很帥，表演的氣氛就做得很好，還有整個風格上面的吧，不管是樂團演出的海報，就視覺上啦、唱片啊、活動演出的視覺或是穿著打扮啊，整個美學都做得很好，其實也比很多歐美還要強，然後人也是真的蠻多的，觀眾也蠻多的，真的每個都他媽聽龐克音樂的。

你有想過為什麼日本有這種場景嗎？

很大的原因每個人都會說的歷史淵源吧，日本不要講龐克，他們搖滾樂的歷史幾乎就是跟歐美同步，他們 50 年代就有人在玩，不然披頭四怎麼會去日本還有菲律賓， 他們龐克也幾乎就是同步的啊，日本最早的幾個（龐克）團也就是 70 末就開始玩，像是 The Stalin、Anarchy，然後 hardcore punk 也是啊， 80 年代初期就在玩，像是 Laughin' Nose 到現在還在玩，四十年有了吧！他們那時候龐克團是會上 TV show， 像英國一樣。 Laughin' Nose 就上過 TV show。

你上面有講到「物質」這個字，是什麼意思？

物質就是他們的美學、他們的打扮或他們音樂的內容。我會想龐克精神到底是精神還是物質存在的東西？它是一個美學你可以看的到，還是只是一種空泛的精神？可能有些人覺得龐克精神比較重要吧，沒有在管比較表面的東西，這種風格跟美學一定會隨時間改變，可是他沒有傳承下來，他穿得跟別人沒有兩樣啊，阿聽得也跟其他人差不多，那他怎麼會覺得自己是龐克？

像 Minor Threat 穿的也跟一般人一樣，難道你會覺得他們不是龐克嗎？

我覺得他們是啊，可是你看他們的視覺跟設計，美學上還有音樂上都是龐克的。

MINOR THREAT

上面是 Minor Threat 的 Logo、圖案、T-shirt、演出現場

所以不一定是外表或打扮嘛？我來看的話我會覺得龐克精神也很重要呀，不一定要外表或風格很龐克才是龐克。

是，我覺得平等是重要的。我是不認同龐克精神能壓過一切，其實我也說不太出來龐克精神是什麼，我是覺得每個人都可以有每個人的龐克精神，不管你認同的價值觀是怎樣的，我是剛好就是比較認同這種 anarcho-punk 或 crust 的，我自己覺得最有龐克精神就是無政府的啊，可是我同時也還是要喜歡這種音樂啊，不然你說一兩百年前的無政府主義者他們是龐克嗎？他們不是啊。

重點還是只是要留龐克精神這種東西，還是要留整個文化，如果說只要有龐克精神就是龐克，而不用聽很多龐克音樂，去知道別人在幹嘛，我覺得很矛盾，譬如說你會覺得 The Ramones 算是龐克團嗎？

作者：算是啊。

可是他們的吉他手 Johnny 超右的啊，他是大保守派，他是共和黨死忠者，他支持小布希，他們去搖滾名人堂唱歌，他說上帝保佑小布希。那這樣龐克精神是什麼？

作者：就是因為這樣我才覺得龐克精神跟龐克音樂要拆開來看，我覺得龐克精神比較是一種包含很多元素的思想，可以有人完全沒聽過龐克音樂可是可以說他具備某種龐克精神，也當然有人只單純喜歡龐克音樂而不具備龐克精神的。

最後，你對未來有沒有什麼期許或是想做的事？
不管是對你自己或是對愁城而言。

最近玩團啊，也想要弄個廠牌，我想說先玩玩看再說，當然會希望有龐克場景，我目標是放在龐克音樂，然後就把樂團玩好吧，就大概這樣。

作者結語

礙於篇幅的限制，這篇只能討論小石最在乎的龐克相關議題。我並不是一個聽非常多龐克音樂的人，但這並不表示我們平常就無法交流。事實上小石聽的音樂遠遠超過龐克音樂的範疇，幾乎可以說只要是搖滾樂（以及他所愛的 rockabilly 和鄉村樂，甚至是沒能提到的台灣老歌）他都有相當程度的涉獵。他常常透過我的喜好推薦相關樂團給我，假如他沒有猜對，他會一副不甘心的放到我喜歡為止，托他的福我的歌單在持續成長。

同樣在這篇稿子比較難以討論的，是他對國際時事的關注，他很關心世界各地的政治運動，尤其是和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相關的議題。此外，他也運用他敏銳的美學替愁城引進了不少唱片與裝飾物。

至這篇稿子寫出前，他和解放之聲的老闆廖伯威，以及鱷魚迷幻的鼓手新道文宜組了個 crust punk 團，團名還沒決定，最近正積極練團，於是我和他的話題多了個怎麼選效果器……。

他是個 100% 熱愛龐克而固執討喜的人，由衷祝福他。

愁城 Trapped Citizen：怎麼變乾淨的

作者：謝碩元 讚 · 回覆 · 3年

舉凡有人聚合的所在，就會出現不同的價值觀與生活習慣，像愁城這樣 15 個人共同租用、加上各方好友經常流連拜訪的地方，就要面對 15 種以上的的價值觀與生活習慣。曾聽說不少團體的空間運作多年但就是「環境整潔」問題仍層出不窮，你也可以從身邊至少一個朋友的口中聽到哪對情侶同居後因為生活習慣不同從情人變敵人。

「環境整潔」這問題看似基本實際上卻至關重大，這篇文章想來談談愁城怎麼變乾淨的——尤其是愁城是一群不願以過多規範約束自己的團體。

「愁城」的實體空間自 2017 年 2 月租下以來，轉眼間已兩年多。兩年的期間內，空間像有生命力一樣每天在發生變化，從一開始的空無一物到雜物滿堆，然後經歷忍無可忍後的大掃除而變得乾淨（但不久後又會髒亂）。此外，愁城也會隨著待在空間內的人而改變，你可以從昨晚誰睡在這、或是誰出於任何目的使用了愁城，來預期隔天推開門是垃圾滿堆還是清潔溜溜。

回到 2017 年的開端，當初大夥討論許久決定要租下空間，對於空間的想像 / 機能大概是辦活動、聚會、招待朋友、練團、音樂創作、文書工作，或者是更常見的——只是單純找個地方跟朋友窩著。然而談空間機能容易，談「整潔」困難，我們很難在口語討論裡談出所有人對整潔的容忍度與界限到哪裡，經常是實際「試過」才會知道，有人可能覺得垃圾放桌上隔天再丟就好，有人覺得雜物暫時先堆著也無所謂，有人覺得空間的衛生紙沒了也沒關係他可以用其他方式替代，有人可能壓根沒有收垃圾的意識，凡此種種相加起來，2017 年愁城的初始樣貌便是一團雜亂，啤酒罐在不同角落放出酸臭，菸蒂出現在吃剩的便當盒內，水槽裡的碗盆滿出來，因錯過垃圾車使垃圾堆在門口，不知道是誰的私人物品突然出現，令人嘖嘖稱奇的是總還是有人能自在的睡在裡面，或許哪天世界毀滅了能生存下來的就是如此強大的人吧。

無論如何，現在的愁城，已經比兩年前好非常多了，回想起來它並非一蹴可及，而是經過漫長過程所漸進演變，它大約是這樣開始：某幾個較重視整潔的成員主動替大家收拾垃圾，收拾幾次後發覺怎麼總是自己在替大家做事，然後開始想辦法催生出整潔制度，也同時一次又一次的諄諄教誨請大夥自動自發。必須說，這過程會惹得雙方不太愉快，一邊覺得自己替大家做了很多事情卻改善得太慢，不願無止盡的做下去；一邊覺得自己又不是不收只是忘記了或是還不到要收的地步。這種僵持不下的狀況，日子久了對團體氛圍不啻是種破壞。

事情的改善與愁城兩周一次的例會有很大關聯，直到現在每次例會仍然會提到最近的整潔狀況，經過兩年的調整已逐漸出現所有成員對環境的最大公約數，制度的部分，後面會詳細提到。再來一個是成員們集體環境意識的提升，現在只要一個人主動起身打理環境，其他人大多會起身幫忙，這在兩年前不太可能出現。有時候一件事只要大家一起做，事情不但可以迅速做完而且還會有種集體完成的快樂感。

當然，愁城這樣一個一樓加地下室只有 20 坪的空間要乘載超過 15 人的使用量，在沒有固定清潔人力的狀況本就維繫困難，因此更需要制度與自發意識去維持。在我看來，環境整潔的重要性並不下於團體定位、理念探討、活動舉辦，這些雞毛蒜皮的小事若逐項列出根本列個沒完，也沒有人想要把所有事情都制度化，那只會令人更加煩躁。我認為，環境整潔是一個契機，需要所以成員花時間共處、溝通、磨合。愁城本來就是個融合了日常生活的空間，而日常生活的運作，好像常常埋沒在更多高遠的事情內，它涉及到的是更為基礎的，成員們怎麼一同互相看待這個空間，以及怎麼互相看待彼此所重視的事情。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愁城最近又做了新的整頓，大夥心一橫把一樓的沙發全部丟掉，只擺放一張大桌與幾張椅子，音響與沙發等等容易讓人軟爛的家具通通只在地下室。這種設計讓一樓維持整潔好一段時間，大桌子的垃圾容易收拾，少了家具縫隙垃圾不會被藏到角落，愁城的地下室禁食所以垃圾也不容易出現在地下室，空間規劃的巧思也有助於維繫空間。

清潔的亮晶晶的，然後迎接下一個

愁城
Trapped Citizen

清潔制度的建立

作者｜張云溡

試想，如果有一天愁城的大家決定各自鳥獸散了，被問起分開的原因，得到的答案是：「太髒！」，這個以「共力」自豪的社群，情何以堪？從前文〈愁城怎麼變乾淨的〉一文中，可以看出一個空間的維持，「整・潔」佔了很大的關鍵。這是許多空間羞赧說出口的問題，因為維持空間整潔看似好解決，髒起來是身心靈都會卯起來不舒服的。

維持清潔就像是一群充滿埋怨的父母們，不斷地與惡小孩玩你丟我撿的遊戲。惡小孩只會以捉弄父母為樂持續地丟，怨父母則是邊咒罵邊擦屁股，活在「都我在做，怎麼大家都不配合」的委屈泡泡裡。再有愛的人，付出遲遲沒有得到回應，有一天還是會爆炸的。於是一連串不健康的循環，就會無止無盡地在這個空間裡流動著。

那麼，從一開始看到主動清潔的愁城成員，在群組裡傳髒亂照片罵大家，之後逐漸有了一個維持清潔的制度，這個過程是如何形成的？

愁城空間成立至今，已經邁入第三年。成立之際，大家對於整潔這回事，各自似乎都有過份理想的期待——例如希望成員們自主地把物品歸回原位、垃圾自行帶走、用完的杯盤記得刷洗、廁所衛生紙沒了記得補上 ...... 等等。於是，我們帶著這份理想，面對鄰居的投訴、房東的無奈，以及愛整潔成員們的施壓，就這樣彼此互相隱忍之後，愁城的垃圾依舊留在愁城，誰也沒帶走，每次都得積到誰受不了了，才一次把所有的垃圾用 120 公升的臺北市專用垃圾袋裝起來丟掉（有時可能還需要用到兩個才夠！）。這是一場忍耐髒亂的比賽，於是在某次開會中，我們決定下修理想的標準，既然自己的垃圾自己帶不走，就買垃圾桶讓大家分類丟吧！於是我們在 2017 年 12 月 13 日購入三個資源回收桶，因為臺北市專用垃圾袋真的不便宜，大家受到「省垃圾袋錢」的感化，開始踏出「整」的第一步。

愁城大掃除・決定各種斷捨離

令人軟爛的沙發已成歷史

愁城大掃除・廚房可以長這樣

學會垃圾分類之後，再來就會遇到誰要倒垃圾的問題啦！單從處理垃圾這件事，能看出愁城不願妥協的頑固程度到哪，在多方的壓力之下，仍有成員不願建立分工倒垃圾的系統，因為大家對於「教條、規則、典範」仍有程度不一的抗拒。我們持續對話，無論白爛或是嚴肅，大家一直在想辦法，想一個讓成員們不會感到約束的方式執行倒垃圾的任務。

接著我們進入「整」的第二階段。目前愁城是這樣倒垃圾的——每次例會，我們會選出為期兩週的值日生，一週兩個。值日生有空就到愁城走走、倒個垃圾，沒空就在臉書群組提醒那些懶在愁城的人幫忙倒一下。值日生制度實施多久，我也不記得了，有好一陣子就是，成效還不錯。除了幾次週間值日生沒配合好，門口不小心累積太多垃圾而被開了勸導單之外，愁城真的越來越不那麼亂了。

說完了「整」，現在要講「潔」。「潔」的標準落差又更大了。愁城有些人是不洗澡、跟塵蟎共處也完全不過敏的。或是酒醉之後，直接往沙發上躺了就吐的（沒錯，我們的沙發跟地毯都曾經被吐過）。然後那些愛音樂的人，留長髮的一堆，掉落的毛髮糾結在各角落。門窗與電扇也卡了一層厚厚黃黃的菸焦油。粘膩的地板是聚會過後酒精盛情溢出的證明。「潔」這件事，目前還沒有個明確的秩序，不過開會號招大家某日一起來個大掃除的那個某日，會出現的人還頗多的，而且會自然的分出中、晚班，想睡比較晚的人，就會晚點才出現。中班的人會先選自己想掃的部分，可能是一樓與廚房，留地下室跟廁所給晚班的人。當天大家就會有莫名的動能，把愁城清潔得亮晶晶的，迎接下一個髒亂。有時我們也會觀察，每個大掃除之間的間隔多久。如果隔太久，我們會關心那些常在愁城軟爛的人，怎麼最近沒來走走，是否需要問候一下。

愁城成員秉男曾以「質量守恆定律」比喻空間整潔這件事：我們花多大力氣在空間裡製造髒亂，就得花相同的精力把空間變乾淨；如果不遵守這個定律，空間就會爆掉。回憶愁城如何建立整潔系統的過程中，我發現最重要的還是要有一顆自主愛惜公共空間的心。如此，這個空間才能和我們一起共同孕育那些腦袋中理想的事。畢竟，空間是共力呈現最直接的產物。

我還是不懂為什麼會被訪問？

失心瘋
INSANE

樂團
「失心瘋」訪問

前言：

「失心瘋」，一支發跡於北投的街頭龐克樂隊，成立於2013年，解散於2015年。現場就像是看少年漫畫般的激動，直接不囉唆的歌詞、快速又俐落的鼓點、失真轟炸的音牆，讓本來講話有些羞澀的三人，在音樂奏下之際，形成極大反差。特別的是，團員們也是有血緣關係的家人，用鐵三角來形容他們的互補關係絕不為過，這種渾然天成的純粹氣場，讓當時台下的觀眾，都不由自主的高喊Oi！

小編很幸運地共同目睹了失心瘋精彩的兩年，這在台灣龐克場景上短暫卻帥氣的一筆，應該讓更多人知道。所以這次特別邀請到三位成員，來到了他們的大巢穴北投區，一起來回顧龐克少年的青春歲月。

訪談日期：2018 年 10 月 21 日

受訪地點：位於石牌的魏家

受訪樂隊：「失心瘋」

吉他／魏立，貝斯／魏正，鼓／鄧文昊

紀錄暨提問：詹秉諺

1. 先請大家自我介紹一下？

昊：我是鄧文昊，今年 24，現在玩「共犯結構」，沒有工作，好像差不多了。

立：我是魏立，今年 25 歲，做咖啡的，明年要開店。

正：我是魏正，立正的正，我不覺得自己是一個龐克。

2. 失心瘋是怎麼組成的？

昊：分手之後開始學吉他。（笑）

立：對啊，我被甩了之後，就開始學吉他，然後聽到龐克樂覺得很不錯，就找魏正當貝斯手，那時候叫做「激進份子」。因為已經有一個鼓手了，鄧文昊就找了我一個學弟，組了另外一個樂團「北投雞」。

昊：也有跟你同學成孝軒。

立：對，還有阿潤啊。

正：超複雜的...

立：總之以前北投的這個圈子人比較多，有兩個樂團。

立：後來根本也沒玩什麼，只有表演過一場，上過一首自己的歌，那時候很年輕，高中而已。

昊：我們都待在練團室玩玩 cover 歌。

正：幹那時候我才國三。（眾人大笑）

昊：你們那時候在哪表演啊？

正：The Wall。

立：可是那其實是成發啦，我們就變校外團。

詹：所以這是激進份子在成發表演，然後昊昊是北投雞的？

昊：我們那時候就在 iRock 跟對面的功學社而已，一直泡在練團室，寫了一首歌，也沒有表演過。

立：然後激進份子的主唱要出國，他們（北投雞）那邊也出現吉他手交女朋友的事情。
詹：好重大的事啊。
昊：其實一直都玩不太起來啦，就到 cover 那種的。
立：然後以前大家每個禮拜五都會約出去晃晃，後來人慢慢越來越少，有一天就只剩我們三個，連續了幾個禮拜。
正：就想說幹為什麼我們不自己組一個團就好了。
立：然後就組了「失心瘋」。
昊：一開始想說再找個主唱就好。
正：喔我們那時候還有找過幾個。
昊：對啊，一開始的想法是說，我們三個剛好各一個位置，那時候覺得我們都不太會唱，再找個會唱的就可以玩團，好像滿簡單的。
立：後來試了幾個都不太適合，覺得主唱很難找，乾脆自己唱。

立：一開始就是比較刻板印象，覺得唱的都是貝斯手或吉他手，就直接上了。後來我有點不想唱，因為真的很累（昊正笑）。吉他要彈得很快，還要在那邊唱，每次練完團都會流很多汗。後來鄧文昊就說他也可以唱，我們也覺得鼓手唱好像滿酷的。
正：是真的很酷。
立：可是那時我們有喜歡幾個團，他們就是很注重合音，就變成在寫歌的時候，會比較去分配唱的部分，不太會是一個人，但還是會有鄧文昊是主唱的感覺。
詹：喔？所以你們當時有想塑造鄧文昊是主唱？
昊：應該說我跟魏立五五分吧，魏正比較像合音。
詹：所以這樣的分配有點算自然而然？
立：其實算自然而然。
昊：就看他太累，想說我唱一下好了，那時候一半差不多是極限。
立：我唱累了換他，他唱累就會說：我覺得這地方唱下去我會很累。
詹：小正還有嗎？
正：沒有。（眾人大笑）
正：應該是能力不足，所以我只能合音。
立：其實他那時候彈的東西也比較不好唱，因為我們玩的風格，貝斯比較不會只彈根音，比較多複雜的 Bass line，比較活潑，那種東西要彈唱比較難。
正：就是能力不足。（眾人大笑）

3. 團名的由來？

立：最早有想過「雛妓」，還有「破襯衫」。
正：我們那時候有去五分埔的「快樂屋」找阿勝聊。
立：後來就覺得這幾個名字其實沒這麼好，有一次也是禮拜五大家出去晃，原本想說要叫「潰不成軍」，可是那時候大家滿精神潔癖的，就很討厭軍人，覺得裡面有個「軍」很不好，那時候沒想過有反抗軍這種東西，就先保留。
正：那時候才高中吧。
詹：那時候要想到反抗軍也滿難的啦。（笑）
立、昊：書讀得比較少。

立：後來有一天我們在家打電動，想說該決定了吧，就想說來拼字。
正：我記得我們想說三個字還四個字，後來決定三個字，是英文先出來對不對？
立：沒有，我記得是中文先出來。
昊：我記得是覺得三個字比四個字好。
立：因為我們有三個人。
昊：一人一個字剛好。
詹：所以你們有這種情懷在？
昊：啊你要「失」還「心」還「瘋」？幹我才不要「心」勒，「心」超智障。（笑）
詹：「心」很帥啊。（笑）
昊：「心」超爛的。（笑）

立：然後就想要找關鍵字，那時候會看一些龐克的書。
昊：《龐克的哲學》，用那個去找團名。
正：你有看過嗎？
詹：我有看過啊，大家必備的。（笑）

立：選字的時候，就選到「失」這個字，就開始想可以接什麼啊，我忘記是誰講的，反正就講「失心瘋」。
正：後來我才知道失心瘋有另外一個意思。
昊、詹：什麼意思？
正：失心瘋跳樓大拍賣。
昊：那就是同個意思啊。
正：喔對啦對對對。
立：只是比較常用在那邊。
正：少女失心瘋。
詹：或是張善為的「失心瘋」。
立：喔對對對。
昊：每次要 google 前面都是這幾個。
立：然後就不知道為什麼當時三個人就覺得很好。
昊：應該也是想了太久啦，不然就先這個。
立：到後面就有點說服自己，像 Sex Pistols 不是有一次被專訪，記者就問他說為什麼叫 Sex Pistols？Johnny Rotten 就說：「我覺得這不重要，你覺得很重要嗎？」
立：我就開始用這個東西說服自己團名其實沒這麼重要啦，然後就定了。
正：後來好像其實滿重要的。（眾人大笑）
昊：等到開始表演才發現滿重要。
立：後來就覺得也不錯啦，有一個青澀感。
昊：那個年紀會做的事。

4. 為什麼選擇玩龐克樂？

昊：這可能要魏立先講。
立：又我先講！
正：因為我們兩個都是被你影響啊。
立：那時候高一吧，低能低能的，看了《變形金剛》第一集，覺得很帥。
昊：看那個不會很低能啊，大家都看過。
正：對啊那很帥。
立：不用，謝謝，我還是覺得很低能。（苦笑）
立：反正那時候什麼都不懂，裡面放了一首讓我有點印象的歌，叫做《21 Guns》，Green Day 的。就覺得幹蠻好聽的耶，跑去查才知道：喔～原來這就是龐克樂喔。
立：後來就翻資料看什麼是龐克，那時候我才剛開始學琴，學校熱音社那時候流行的還是 Metal 為大宗，但是就覺得自己不太喜歡那種風格。
立：然後就看那種龐克的介紹嘛，小時候大家不是都會 google 龐克，把所有文章都看一遍，裡面就會講到不是像那種華麗、速彈的東西，而是追求什麼真實啊或是簡單，就覺得，喔很帥。坦白說，也有一點是不想練琴找藉口啦，然後又比較有精神，覺得動腦比動手輕鬆。加上這種樂風會讓自己對搖滾樂有很強的參與感，我就覺得好像蠻帥。
正：我是覺得就被魏立影響啦。
昊：你們就在同一個房間啊，魏立要聽你就一定要聽。（笑）
正：就住在一起啊，魏立撥歌我就會聽，慢慢就自己也喜歡。
昊：我就是偶爾會來玩，魏立播歌我也是要聽（笑）
正：我想一下，這感覺要想一個更好的。
立：其實那時候我有發現一個現象滿靠北，就是我從來沒聽過你主動放音樂，我第一次聽到你放的就是龐克樂。
立：因為以前打電動都會放一個背景音樂，然後只有我在放，因為我比較雞掰。
昊：太霸道了。
正：龐克樂就很爽啊。
昊：一開始聽龐克樂可以用很簡單的技巧去玩一個東西，就懶得練習啊。（笑）
立：可能還有一個比較深層的原因，我們小時候到國中以前都還算是比較壓抑的人，因為家裡都是那種希望你會考好成績啊幹嘛的，我覺得我們在國中時，都是那種會被逼著唸書的人，然後到高中之後開始享受到自由，就會很想要衝，有一個幹勁，剛好認識到這個東西吧，就銜接起來了。
正：講得很好欸。（眾人大笑）

5. 一開始玩龐克樂就有共識嗎?

正:好像有沒共識過,我忘記了。
昊:組的時候沒有吧,好像還好。
立:因為我覺得只要是龐克都好。
昊:因為只有魏立會寫。
立:魏正也有寫啦。
昊:一開始啦,就比較像他寫什麼,我們就大概那樣的感覺。可能就只能用比較感覺的那種建議去跟魏立講。
立:對,因為那時候我很霸道。
昊:就你要講一個東西,可是你也不知道怎麼形容,完全不懂樂理,就只能用感覺的。
詹:所以就是說魏立生產出來了,大家就放進自己的把位,沒想這麼多?
立:對啊…
昊:魏立佔八成。
正:歌詞好像都魏立寫的。
立:幹我們歌詞有什麼啊…
詹:「徹底毀滅」(註一)啊。
立:喔這個爆幹中二的。(笑)
正:這超難聽的欸,因為每次歌數都不夠,我們就把它塞進去,然後又沒有寫歌。
昊:最後一首是我寫的。
詹:「幹警察」?
立:喔那首滿帥的。
正:其實那首有一點未完成的感覺,連歌名都沒有想好。
昊:我們好像只表演一次就解散了嘛。

6. 大家受哪個龐克團影響最深?

詹:不管是任何影響都可以,音樂上、想法上都可以。
正:其實應該是 Anti Flag,但其實我沒有很喜歡聽,因為我覺得他們主唱聲音不好聽。
詹:可是要選一個你會選 Anti Flag?綜合分數的話。
昊:比較政治一點吧。
正:影響我們最多的吧。
立:一開始是因為 Rise Against,就是相對政治一點,後來就發現他們比較是環保那種,他們還會騎電動車。
立:後來還是覺得 Anti Flag 那種比較帥,那種精神啦。
立:是不是有聽誰說,Anti Flag 對黃種人不好還是怎樣啊?後來找不到那個消息。
昊:阿勝說的啊。
詹:昊昊勍?
昊:也是 Anti Flag。
詹:我改一下好了,應該說這沒有時間限制,可以是以前或是玩團中間。
正:罷黜者應該改變很多吧。
立:當然罷黜者啊。
詹:我這樣是不是在自肥啊?(笑)
昊:你都問到這樣了,真的是罷黜者。
正:對,應該就是罷黜者了。
昊:後期啦,剛剛都講很前期的。
詹:好…那我再重新問一次好了(眾人笑),就是對龐克還很有興趣的這整段,選一個團?
正:罷、黜、者。
詹:真的要我打罷黜者喔?(笑)
立:就打罷黜者啊,真的就是。

7. 龐克樂影響自己最深的東西?

立:感覺我的人生從接觸龐克樂之後,完全變了方向。
昊:最多就是你。
立:你們兩個也很多好不好。
詹:為什麼?
立:因為我覺得他打開一種視角,無論是想法上或是怎麼樣,你會覺得叛逆是一件好事啊,因為你開始會有自己的想法,開始覺得自己其實是一個獨立的個體。
昊:對啦對啦。
正:確實啦,非常棒。
詹:那其他人有要補充嗎?
昊:我的答案跟魏立一樣。(笑)
立:我想到一個,因為那時候龐克樂在樂風裡面算極少數嘛,那個時候大家對龐克的印象也很刻板,都會覺得你在吵什麼。所以你就會稍微體會身為少數的感覺,開始去注意身邊少數的那些人,不被重視的那些東西在面臨什麼,所以才會去參加社運之類的。

8. 形容一下失心瘋想表達的東西?

立:這題給魏正 solo。

正:我可能要半個小時。

昊:還是魏立講得最清楚。

立:不要什麼都我講啦。

昊:你開個頭你開個頭。

立:就是一種青澀的少年,面對未知社會的一種吶喊。

正:完美完美,再多一點憤世嫉俗。(眾人笑)

立:沒有啦,這是我自己以前在寫失心瘋的時候,定位的核心價值。

詹:所以可以說失心瘋是一個少年?

立:對,是一個少年。

昊:舒壓的少年。

正:失心瘋少年。

9. 玩團的過程遇到最挫折 & 最開心的事

昊:遇到想法比較像的團。

立:同上,認識朋友是最開心的事。

正:認識愁城的大家。(眾人大笑)

詹:最挫折的事情?

昊:就是當時自己的技術不足沒有辦法編出自己喜歡的東西。

正:寫歌沒辦法寫到完全合自己胃口。

立:對,覺得那時候自己還沒有很會寫歌。其實那時候失心瘋要解散,我自己是覺得也到一個階段,也跟一個階段告別。但心裡總會覺得,才開始比較知道怎麼編曲,或是怎麼寫龐克樂就結束了。在這之前的歌,對我來說都有點青澀,還沒有寫到真的很滿意的歌。

立:但後來也覺得不錯啦,也保留了那個時期的感覺。

10. 玩一個龐克團最重要的事情是?

昊:保持憤怒,表達對生活或社會的不滿,還是要面對政治啊,不要講那種不痛不癢的東西。

立:我覺得一般大家都很二元的分成樂風跟精神,我覺得其實這兩個都很重要。只觸碰樂風而不觸碰精神的就不用說了;而有些團,他碰了很多政治,但他在風格表現上沒有那種衝勁,那我也會覺得這不是龐克團。可能兩者都要並濟,對我來說才是龐克團。即便你有那個反抗精神,你的樂風上不是龐克樂,我就會覺得你未必要稱自己是龐克團,不做龐克你還是可以當個...

詹:碰政治的人?關心社會的人?

立:對啊,不一定要拘泥於這個詞嘛。

昊:那時候就滿重視的,對那個有點潔癖。

立:就會覺得,其實你也可以創造新的東西呀,時代在往前嘛,不用那麼執著在這個詞上面,如果你在樂風上 就不是那麼像的話。我覺得這個精神很重要,但這個符號其實沒這麼重要。

昊:就沒這麼像還要掛一個名詞。

正:我覺得是表達對生活的不滿,不是愛情那種,就是你看生活過得很慘,寫音樂來做表達這樣。我覺得也不一定要什麼政治,不懂也好,但就是表達不滿。

11. 親戚的身份,對樂團有沒有任何的影響?

立:壞的就是,媽的那時候家人都覺得我在帶壞他們兩個。(眾人笑)

正:什麼鄧文昊一直穿破褲,他爸一直叫他不要穿,給他新褲子,說魏立又帶壞他。(眾人大笑)

昊:好像是有這麼一回事。

詹:還有嗎?

昊:還有就是比較有默契吧,都認識這麼久了。

正:這題好難喔,太廣了。

立:好的就是我覺得會有個伴嘛,有些人可能是個龐克樂手或怎麼樣,他回到家,可能會有一種沒有人懂他的感覺,他在家裡是孤單的,我可能相對沒有這方面的問題啦。

正:喔滿分的回答。

昊:更容易把龐克樂帶入生活。

詹:魏正有嗎?同上?(眾人大笑)

正:我想不到。

12. 玩失心瘋時，理念跟現實有沒有拉扯的情況？

立：有啊，就是寫歌沒人聽，這種音樂在當時還是比較難進入大眾耳裡。你想講的話是面對大眾的，但沒有人想聽。
昊：普遍都覺得你在生氣什麼？
立：還會有一點小小自我認同的問題，因為自己那時候有精神潔癖嘛，可是坦白說很多事情就是做不到，當然現在就是看比較開，就是覺得當自己比較重要。可是那時候就常常因為自己做不到，對自己生氣，又要逼著自己去做，就會產生很多壓力在心裡面。
詹：昊昊勒？
昊：其實那時候，我覺得真的是做自己欸，雖然說知道大家會靠北:喔你在不爽什麼？可是就沒有想這麼多。
立：那時候好像覺得被討厭也滿爽的。
昊：對啊，就也知道那本來就少數的東西。
立：那你不會有一種，我都唱到流汗了你們還不聽的感覺嗎？
正:可能那時候的歌真的不入耳。(眾人笑)
詹：一直強調。(笑)
正:龐克樂本來就是一個很難入耳的東西。(笑)

13. 最喜歡失心瘋哪一首歌？

正：我先來好不好，讓我解脫。
正：爛中選爛」(註二)，就是有點像現在…幹怎麼講啊。像現在新北市選舉嘛，兩個都很明顯沒有很好，就有點這首歌想傳達的感覺。
詹：所以就是到現在都通用？
正：到現在社會還是沒有什麼改變。
昊：我也是「爛中選爛」，歌詞寫的從以前到現在都一樣啊，也越看到越多，發現很多東西都是這樣在運作的。
立：我最喜歡「推翻」(註三)，因為比較直接，那時候當龐克，就是覺得要幹倒他。在唱的時候自己會覺得，有那種自信要幹倒他的感覺。
正：就像衝進立法院的時候，就有一種推翻的感覺。
立：對呀，真的要推翻了，沒時間陪你耗了。

14. 樂團解散的原因？

正：就不想演了。其實我發現我自己沒這麼有表演慾啦，我不喜歡被別人一直盯著看。這應該是最大的原因。
昊：感覺那時候的極限到了，玩不出新東西。
立：魏正那時候不玩啦，我覺得失心瘋有一種鐵三角的感覺，少了一個就不是失心瘋了。
詹：有復出的可能嗎？
立：看魏正囉。
昊：魏正沒有就沒有。
正：沒有沒有。(笑)
昊：我覺得復出也要比以前更屌才有必要。
正：對啊，不然這麼青澀的歌，復出也沒什麼意思，不想花心思在樂團上面了。

15. 團員的現況？有什麼計畫嗎？

正：喔幹，這很像什麼老爸還是叔叔在問的。(昊大笑)
詹：不要這麼厭世好不好。(笑)
立：我的興趣是音樂跟咖啡，所以要開咖啡店也要玩樂團。
正：幹好棒喔。
立：樂團比較需要機緣、靈感那些的，但是北風社(咖啡廳)的東西慢慢在軌道上了，所以明年會先開店吧。團的東西也斷斷續續的有在持續，等到店比較穩定、身體也好一點之後，團才會正式開始。
正：我就是把魏立玩樂團的部分換成木工。(眾人大笑)
昊：現況就是想把共犯結構玩好，以後也不會想做一個正職工作邊玩樂團，想要自己有一個工作室之類的，培養一個可以養活自己的技能吧，然後跟樂團可以兼顧。
正：我跟魏立、阿有三個人分別去不同的咖啡廳上班學東西，邊籌備開店的事。目

前心力都是放在開店上面。木工的話，未來的理想是做自己想做的東西，同時也兼顧咖啡廳，嗯…怎麼講啊，總之就是活著，然後開心就好。

昊：這個滿重要的。

16. 經過這些年，對龐克的想法有沒有什麼轉變？

正：能確定的是，以前想法比較簡單啦，現在的想法我也講不太出來。（眾人大笑）給兩位補充。

昊：以前比較注重自己不爽什麼、想表達什麼，就比較直線一點。現在比較像是，讓更多人可以理解吧，集結起來再一起搞個大的。

立：現在會覺得，好像要從一個生氣的年輕人，盡量轉變為一個溫柔的青壯年吧。不然這麼憤怒，別人都不敢靠近你了，好像講再多都沒有用。不過心中的怒火還是不能熄掉。

17. 對於台灣龐克場景的看法？

立：越來越好啦。

正：共犯不是有一些高中粉絲嗎？

詹：有一些啦，以前可能是沒有。

正：對啊，以前沒有高中生會聽台灣的龐克樂吧？

立：我們以前不是會一天到晚去找類似的團，都找不到，所以才永遠都是罷黜者、失心瘋、暴民、餵飽豬、幹不需要理由。

昊：現在也差不多。（笑）

正：氛圍比較好吧。

立：我覺得社會真的是到一個極限了，大家開始會比較…

正：聽一些負面的東西。（昊笑）

立：好像大家真的比較不想去聽那些談情說愛的東西了。

正：還是很多人在聽啦。

立：感覺不只是龐克場景，其實台灣現在很多事情都慢慢在茁壯，那我覺得原因也是因為社會越來越糟了，大家可能慢慢不想再被主流的包裝給欺騙了，那會進入到一個非主流開始擴大與專業化的時期。龐克可能就是其中受惠的一部分，認識的人或是看到的團，數量跟五年前相比，很直觀上的就是不一樣了。

立：更不用說什麼，以前衝撞永遠台下都是等等要表演的樂團，但現在已經不是這樣了，會有很多你沒看過的人，不單只是樂迷，還有可能第一次來，或單純喜歡這個氛圍就加入的人。

詹：還有人要補充嗎？

正：他講得太完整了，沒有辦法補充。（眾人笑）

18. 用一句話形容今天的訪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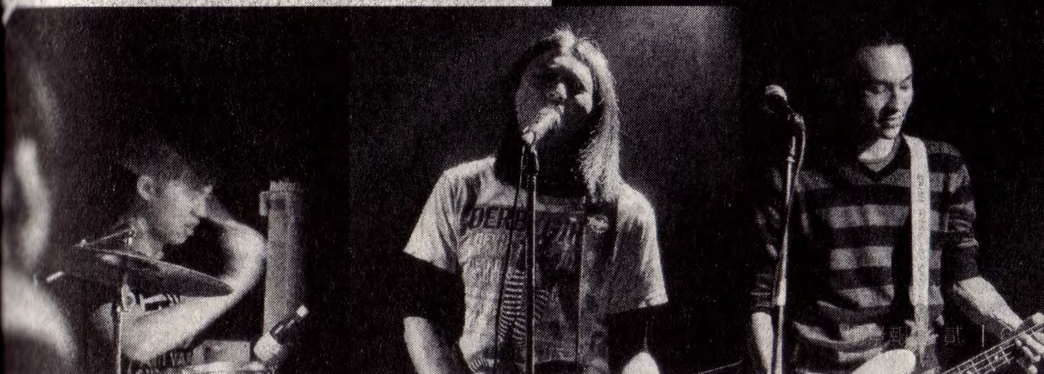
立：今天的燒餅很好吃。

昊：回憶一下以前到底發生什麼事。

正：我還是不懂為什麼失心瘋會被訪問。（眾人大笑）（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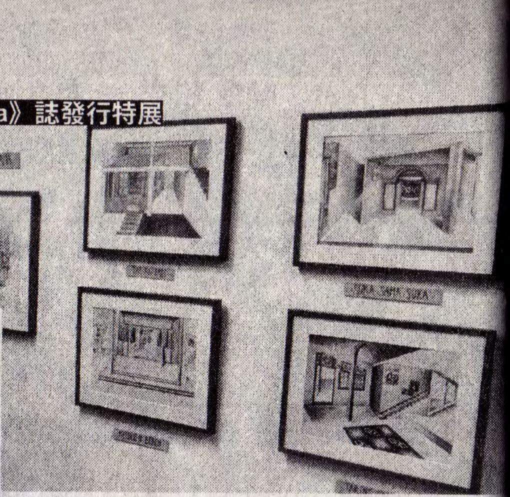
失心瘋

INSAN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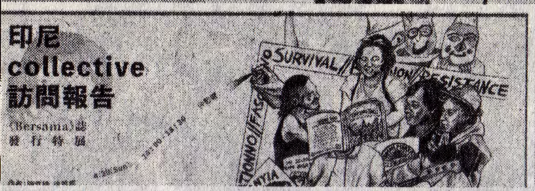
ZINE
OF REVOLT
大開社區藝文祭
2018
夾縫中抵抗
Resist from the cracks
Trapped Citizen
愁城
2018
圖像紀事
天國三仙遊蓬萊
台中
台北
感謝愁城成員與好友們提供照片
愁城 2018 年
活動照片
印尼
collective
訪問報告
《Bersama》誌
發行特展
10tahun
FAHMI REZA
アルカシルカ
Two week gypsy Tour
in TAIWAN
9.19 @ Revolver
SAMPUN
KESUPE
The Story Keeper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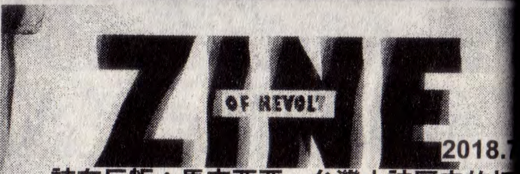
dB Test 1 噪音測試——游擊派對



2018.4.29

印尼 Collective 訪問報告：《Bersama》誌發行特展





2018.7

誌在反叛：馬來西亞、台灣小誌歷史的初

The 天国畑 Japon
台北場影像

2018.5.9

天國三仙遊蓬萊：The 天国畑 Japon 新專輯台灣巡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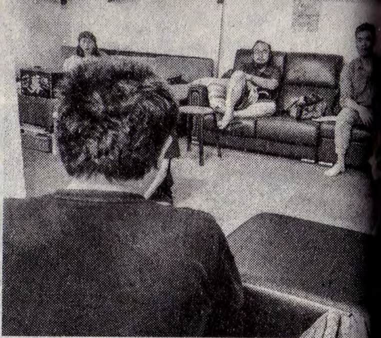
2018.7.27
Bergerak Bersama——
滋事・共力：印尼丹帕沙集合傳單／影像特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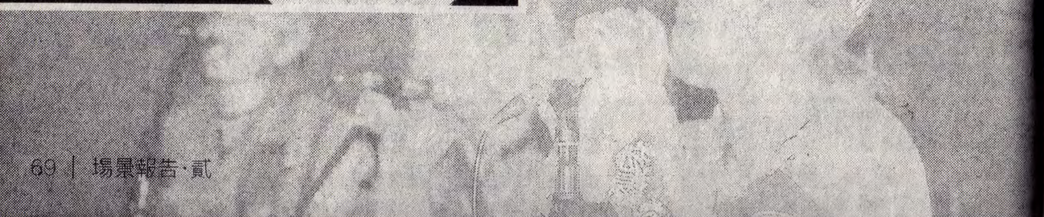
2018.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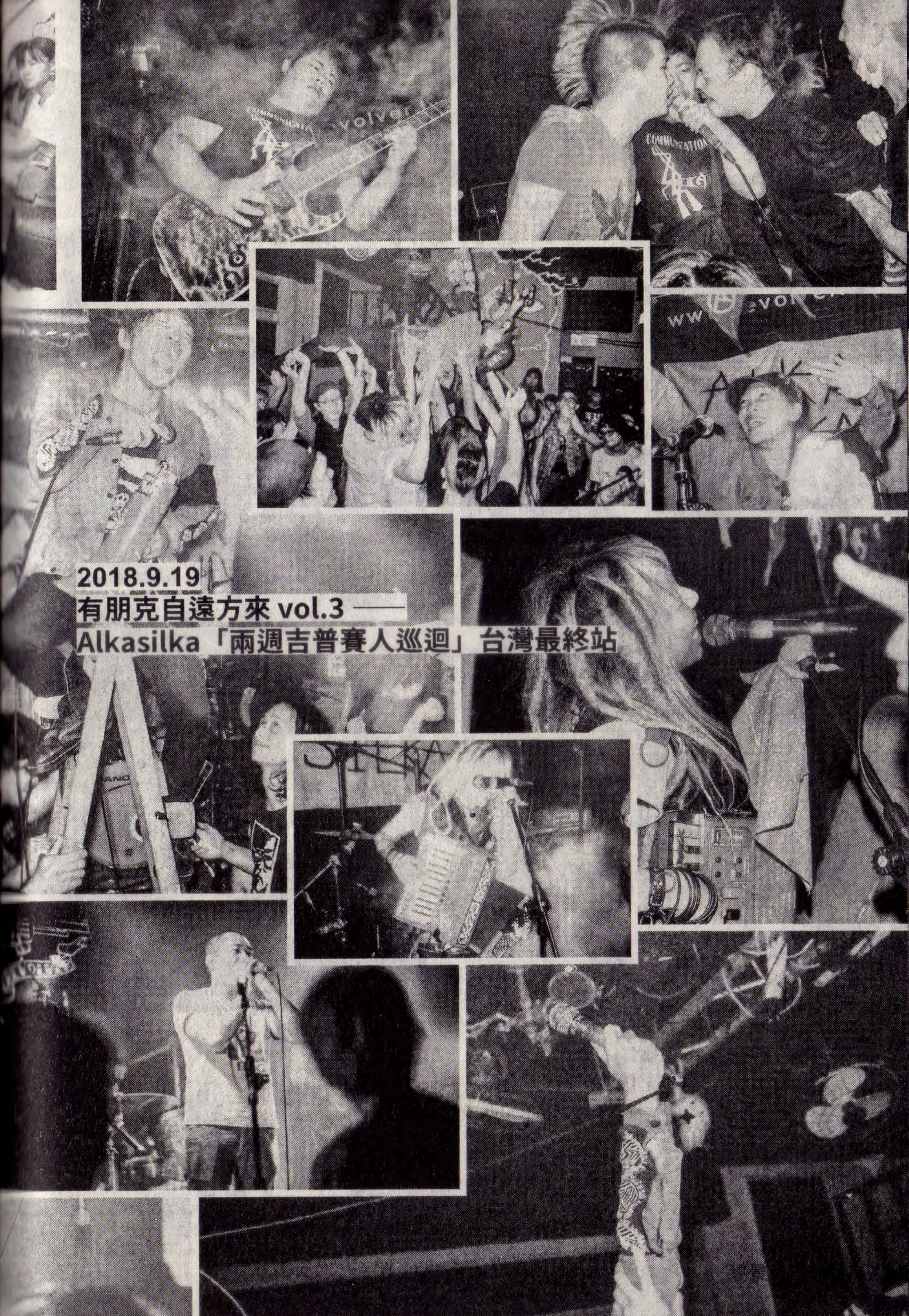
有朋克自遠方來 vol.2 ——

生命之餅紀錄片《絕不鬆開我的拳頭》放映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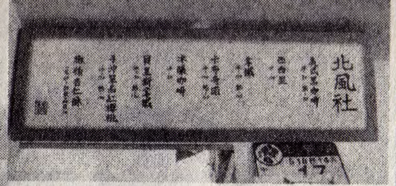
2018.8.10
衝突與鏈接—馬來西亞另翼紀錄片影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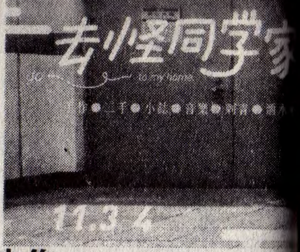






2018.9.19
有朋克自遠方來 vol.3 ——
Alkasilka「兩週吉普賽人巡迴」台灣最終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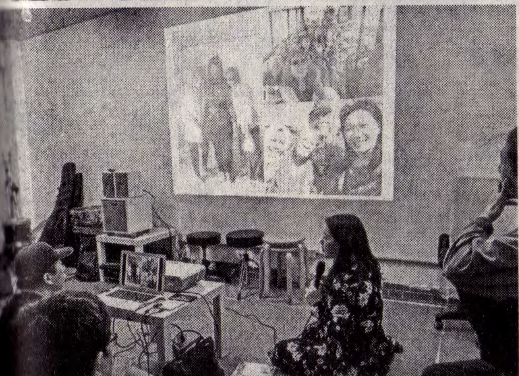




2018.1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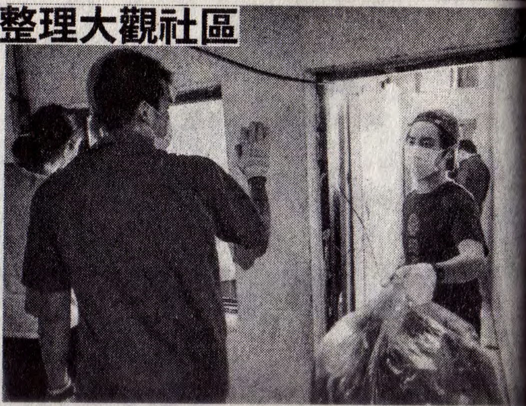
去怪同學家丸—— 愁城市集

2018.12.1
Sampun Kesupen：The Story Keepers——
印尼九三〇事件政治受難者紀錄片放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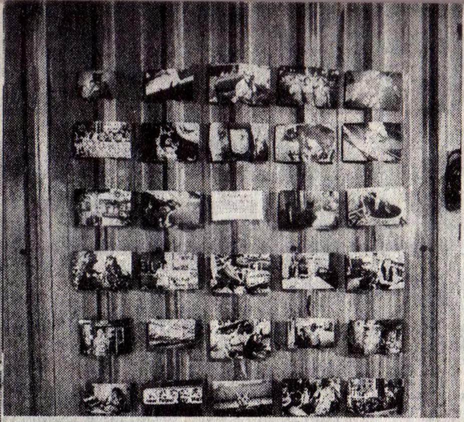
2018.1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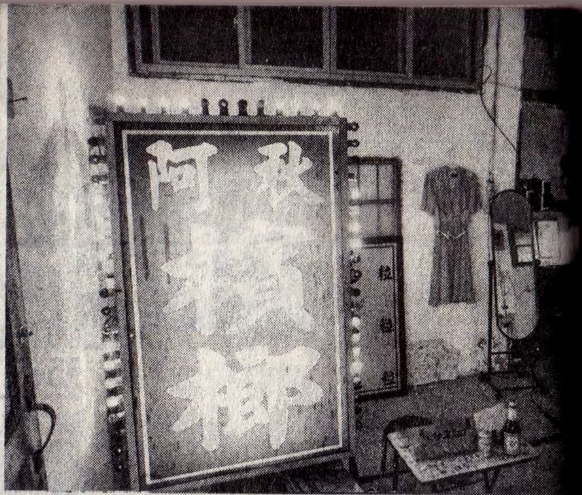
整理大觀社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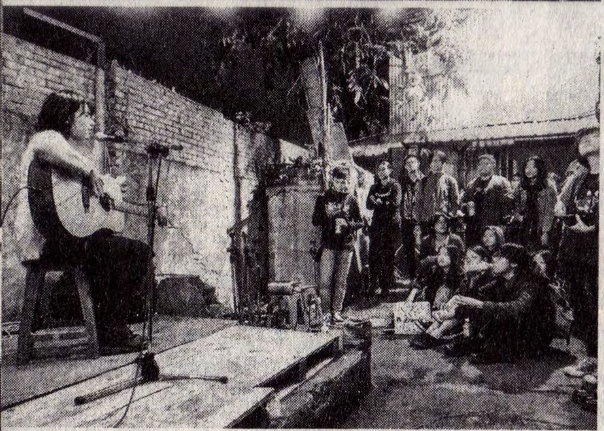


2018.12.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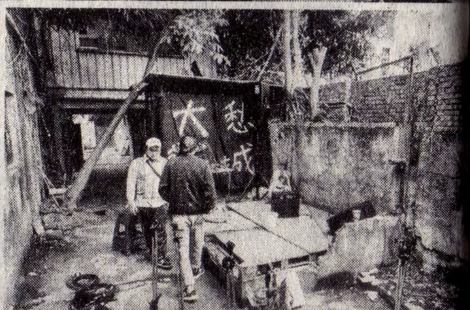
大觀藝文季開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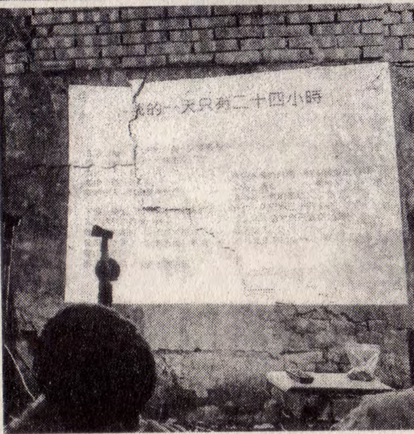


大觀事件自救會



2018.12.15

大觀藝文季開幕式 / 表演



愁城

Trapped Citizen